

法治通史

法
治
通
史

民國七年一月初版



編纂者兼
發行者

吳縣曹恭翊

印刷所

共和印刷局

北京琉璃廠西頭

電話南局六十三

寄售處

東安勸業
各商場書店
青雲寶宴

法治通史三册

銀幣伍圓

不折不扣

此書經內務部註冊給照



伐

議

政

治

學

政治學

第一篇 內閣組織議

第一章 議內閣之重要如何選舉任用如何組織方為完備

齊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寡人將屬國於鮑叔牙何如？管仲曰：夷吾善叔牙。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朋之為人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居其家不忘公。居公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動必量力。舉必量技。周

襄王七年

(1)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魏則

第一章 議內閣之重要如何選舉任用如何組織方為完備

璜。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威烈王二十三年)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顯王四十八年)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漢文帝元年)

班固贊丙吉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昭帝五鳳三年)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楊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五鳳四年)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

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陛下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光武帝建武七年)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

足以居斯位耶。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安帝永初元年)

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

(6)

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順帝陽嘉二年)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廣漢上計掾段恭因會上疏曰。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同上)

諸葛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處茲不惑。又董幼宰董和參署七年。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

國。則亮可以少過矣。(魏文帝黃初四年)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

議

代

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同上)

淮南相劉頌上疏曰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論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尙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尙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帝不能用(晉武帝太康十年)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

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唐太宗

貞觀十四年)

柳宗元嘗作梓人傳。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揮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夏。旣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旣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憲宗元和十年)

上問宰相立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立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元和十四年)

帝嘗語宰相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同此固不爲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能優容朕於臣下務在獎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內懷懾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先帝晚年稍傷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田錫言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

相商議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實。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所以倉廩虛盈。過不在密院。邊防動靜。事不屬中書。因此相承。寢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昔漢之三公。罷免則放之歸農。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真宗咸平五年)吳王孝穆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故其所薦拔。皆忠直之士。然遼自蕭哈綽爲樞密。以吏才進。其後轉相倣效。多不知大體。孝穆乃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臣子之道。固若是乎。(仁宗景祐四年)初。范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

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擬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身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卒不果行。(慶曆四年)

帝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龐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帝曰。卿言是也。(至和二年)

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三四年間。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且

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疏凡再上留中不出

(嘉祐元年)

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曲故當時論者卽以爲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尙設科防臣愚以爲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爲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體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嘉祐六年)

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帝曰三省體均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尙書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尙書爲三各得取旨出命紛然無統紀至是帝一言乃定(神宗元豐五年)

初文彥博復居政府期年卽求去詔曰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

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以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時。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不敢言去。復留四年。至是請去不已。詔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所司備禮冊命。彥博乞免冊禮。從之。宴餞彥博於玉津園。(哲宗元祐五年)

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闕。並申樞密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遣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是罷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爲機速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高宗建炎四年)

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

密院職事與庾兼權。帝顧趙鼎曰：樞密非故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爲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爲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自呂夷簡始也。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紹興五年）

帝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也。帝曰：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紹興六年）

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獨員，事皆不便。帝曰：朕以未得其人，故遲之。因泛

論中外臣僚。帝曰。爲宰臣須胸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對曰。坤之六二。乃大臣爻。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大。乃能有容。帝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曰。後之爲輔臣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帝曰。士大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正路。便有此病。茂良曰。秦誓言有容及媚疾。蘇軾爲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帝曰。然。又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孝宗淳熙二年)

元主歸自上。都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尙書。尙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速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不如一省便。元主深然之。(度宗咸淳六年)

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呼圖布哈塔齊爾安圖巴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哈瑪特郝禎耿仁盧世榮僧格實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台巴顏巴特瑪琳沁阿爾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元成宗大德六年)

尙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絜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請自今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卽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武宗至大元年)

吳王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共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

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順帝至正二十四年）

帝嘗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如何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惟庸若何曰譬之駕馬懼其饋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明太祖洪武二年）

編修王思言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徧於近習政柄

不移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立而朝廷尊矣。武宗正德九年

第二章 議責任內閣有益於行政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何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唐太宗貞觀元年)

時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王安石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

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忤其意者。臣實懼焉。安石由是與執政忤。(宋仁宗嘉祐六年)

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唐貞觀初，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於前，史官隨之。其後或修或廢。蓋時君克己厲精政事，則其職修；或庸臣擅權，務掩過惡，則其職廢。皆理勢然也。陛下臨朝旰昃，裁決萬幾，判別疑隱，皆出羣臣意表。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郎舍人職事，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以授史官。儻以爲二府奏事自有時政記，卽乞自餘臣僚前後殿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庶幾謨訓之言，不至墜失。帝善其言，卒不果行。(神宗元豐二年)

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上，所修備對言：周家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小宰以叙受羣吏之要，所謂會要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自漢至唐，曠千百年，莫知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問，而不克對者，剋自睿意，俾加纂集。臣

攬摭故實。僅就卷秩。凡爲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件。爲六卷。事多者分上中下。共爲十卷。詔中書門下各錄一本。納執政。仍分令諸房揭帖。(元豐三年)

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獄斷。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訐之嫌。政令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高宗紹興三年)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搢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

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正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兪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紹興四年)

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仁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之邸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世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卽

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同上)

禮部郎中洪咨夔請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然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理宗紹定六年)

第三章 議歷代執政權者及政黨之害

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曰。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藝粟盡地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執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進諫不避死亡。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五子可治國彊兵矣。公令皆任其事。受令於管子。(周莊王十二年)

趙鞅曰。惟賢者能報德。不肖者不能也。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子之所樹者。蒺藜非桃李也。(敬王十九年)

劉恕曰。世稱管晏伯者之佐。考其行事。則殊別。管仲才高而主於功。晏子博辨而安於德。爭擾則功近於伯。衰世則德不能王。景公尙佞而好善。優柔非桓公之儔。管晏性差而時異。安能同道而較德哉。(二十一年)

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特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

政治學 第一篇 內閣組織議

殺獸死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於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不敢言。(漢高祖六年)

臣光曰。張良爲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舐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同上)

汲黯往淮陽。過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旨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扶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俱受其戮矣。及湯敗。上抵息罪。(漢武帝元狩五年)

劉向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由此

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古今之通義也。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望陰陽之調。不以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歛歛。彼此。彼此。所以災異重至者也。(元帝永光元年)

政治學 第一篇 內閣組織議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建昭元年)

崔浩請魏主嗣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何如。浩曰。屈。巧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齷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擲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上與劉劭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尋喜心跡。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

可乘之會耶。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宋明帝泰始七年)

上曰。朕欲舉公卿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唐太宗貞觀十八年)

上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

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彘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

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德宗貞元四年)

先是帝詔翰林學士梁灝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灝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帝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灝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宋真宗咸平六年)

帝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忿李敬元異己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元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帝曰若然則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絕也(景德四年)

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信言不逆耳不爲諫諍伏見杜衍韓琦

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鑿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言聞於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年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夫權者得名位。

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讒。已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勞困。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書詞侮慢。陛下但以邊防無備。屈志買和。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殫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仁宗慶曆五年)

帝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誠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心亦忠朴。但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名臣也。(皇祐四年)

司馬光入對。帝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邊事。光曰：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曰：呂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神宗熙甯二年）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治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其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謂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揆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

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禍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安民邛州人也。（哲宗元祐二年）

筠州推官雍邱崔颺應詔上書曰：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淳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與之名，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

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殘忍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跋扈不臣之變。(元符三年)

曾布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異趨。衆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今兄方得君。正當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相繼去朝。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皆嘗事惇卞之人。一旦勢異。今日彼必首引惇卞以爲固位計。曾氏之禍。其可逃耶。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

二人思之可爲寒心。布不以爲然。答肇書曰：布自熙甯立朝至今，時事屢變，唯其不雷同。熙豐故免，元祐之貶斥，唯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其自處亦麤有義理，恐未至貽家族之禍也。（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考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可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或勝德心，則媚奧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尙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帝頗覺之，故下是詔。（高宗紹興二年）

初，韓世忠與劉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

臣蒙陛下厚恩若不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帝曰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交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謝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帝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紹興四年)

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所留行在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帝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紹興七年)

殿中御史葉義問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爲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當竄殛况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臣黨與之弊起廢匿瑕付以風憲凡所彈擊發蹤指示皆出陛下之英

斷初非鵬舉可得而竊。况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之嬖人丁禕獻佞於檜。遂移平江。及秦檜還建康。焚黃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他郡守最爲諛佞。自非陛下收拭用之。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弄威權。使陛下去邪之英斷。反爲鵬舉賣直之虛名。此臣所謂掠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途。引用非類。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輕猥邪佞。必極力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爭爲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逮居樞府。積忌尤甚。凡己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諭臺諫。有議論不同者。即怫然作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相負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敗壞成法。略無忌憚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况鵬舉位居樞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望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

(紹興二十七年)

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惟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帝曰。宰職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以名其爲黨。則安得不結爲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爲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也。浩曰。陛下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爲羣邪所惑。遂至於此。帝曰。漢唐朋黨之禍。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浩言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于學。如學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帝稱善。(孝宗淳熙五年)

帝曰。朕於機務之暇。只好讀書。惟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爲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爲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爲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待顯著而後治之。則難矣。(淳熙

元世祖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撓，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元主納之。以天澤爲中書右丞相，召許衡入見。默又言於元主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煽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操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默之言爲王文統發。

政治學 第一篇 內閣組織議

也。(理宗景定二年)

壽州知州劉概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輒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明孝宗弘治二年)

戶部郎中李朴言。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

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管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侍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權。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鬻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帝雖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而宗文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一甲。且羅織朴。贓私。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神宗萬曆四十一年)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第一章 議才德之異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爲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並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

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史理氏曰。今夫周旋應對。小節也。而世之所謂才者。此而已。甚至以模稜爲才。以夤緣爲才。生斯世。善斯世。闞然媚於世。鄉原也。而世之所謂德者。此而已。甚至以煦煦爲德。以孑孑爲德。才德蔑矣。故溫公揭之曰。聰察彊毅。之爲才。正直中和。之爲德。今夫臣之無建白者。旅進旅退。雖無補於國。亦無損於國。惟姦猾者。其才力足以濟惡。其議論足以飾非。蠹國病民。莫此爲甚。此亦其才也。故溫公痛貶之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之言。豈非千古不易之論哉。雖然。其辨

才德則善矣。其輕才重德則有所指而言不可不知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者才之本也。本之身心謂之德。用之事物謂之才。漆雕開有德者也。然未能仕。似才不足矣。而予以爲德不足也。苟其德足。必能爲政。何至未能信也。商鞅王安石有才者也。然變法操切。似德不足矣。而予以爲才不足也。苟其才足。必知深刻之弊。何至貽後世以口實也。此皆未能爲有才德也。夫有大德必有才。有大才必有德。使有德者而無才。是有本而無用也。君子何貴乎無用之德也。有才者而無德。是有用而無本也。君子何重乎無本之才也。故未有有大德而無才者也。未有有大才而無德者也。卽或有才勝於德者。亦無足害。何至卽謂之小人乎。且溫公之言曰。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聰察彊毅勝於正直中和。卽可謂之小人乎。蓋溫公爲智伯恃才陵人而言不可不知也。且夫承平之世。德勝才者足以守其法而善其治。多事之秋。必待有才勝德者以變法自強。然則才勝德

亦何足患哉。世若因溫公才勝德爲小人之言而遂輕才重德，是未爲善知溫公者也。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絜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帝謂輔臣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爲百行之本，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捃拾它局利害，以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撓瀆哉。（宋眞宗咸平二年）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熙河經略司上河州得功將卒王安石白帝士氣自此益振帝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因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神宗熙寧六年）

第二章 議君子小人若何分辨

帝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今海島窮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禋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嶮巖若小得志卽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宋太宗雍熙二年）

判河陽軍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者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所得必多其間當防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際不可不早辨也（英宗治平四年）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

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爲聚斂。其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長。漢唐之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收過與不及之論。使歸於大中之道。(神宗熙

甯四年)

起復秘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郎張醫知岳州。帝覽除目。問醫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帝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帝曰。君子剛正而易疎。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高帝紹興四年)

帝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事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爲欺誕。以術己能。未有不先紛更制度者。帝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書。

燧言。人君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爲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爲恭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甫所勝。裴度爲皇甫鎛所勝。帝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孝宗淳熙十三年)

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人材。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知陛下非疏遠正人。

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有定見而後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理宗端平二年)

吳王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各員，省臣傅瓛等言：「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能復用？」王曰：「人之才能各有短長，故致效亦有遲速。夫質樸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損也。」(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

第四章

議節鎮守令爲行政關鍵於政治最有關係應如何內外調用及

久任之術

丞相王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尙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數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死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意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漢哀帝建平三年)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厚故也。(光武建

武元年)

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嘩。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擢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建武六年)

宋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慢。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明帝永平七年)

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並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章帝建初二年)

詔三公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元和二年)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

望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臯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受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甯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眞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順帝陽嘉元年)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尙畏懼不敢營私况乃三互何足爲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未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靈帝熹平四年)

司馬光論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主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

第四章

議節鎮守令爲行政關鍵於政治最有關係應如何內外調用及久任之術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以闕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未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可爲戒哉（同上）

秦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猛乃視事如故（簡文帝咸安元年）

魏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儻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並後地先才

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各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梁武帝普通七年）

帝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辛仲甫檢視民田，帝曰：此縣令職耳。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仲甫在彭州日，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宋太祖開寶五年）

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何上疏曰：國家共治之臣，牧守爲本，親民之官，令長爲急。前代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祇役，分百里之封，目不知書，心惟黷貨，望令審官院吏部銓選。凡京朝官，藉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真宗咸平三年）

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激。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大中祥符五年)

開封府判官謝絳言。今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顯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敝。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州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跡。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者。未之有也。(仁宗景祐元年)

富弼言。伏見西鄙用兵以來。物力窮困。朝廷不能存撫。遂使爲盜。臣思京西諸州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皆非其人。乞先選轉運兩人。令往彼體量。諸州長

吏不才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部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勃海盜起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朝歌盜賊屯聚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守宰得人賊自破滅之驗也（慶曆三年）

先是范仲淹富弼等言今內外官雖多然與陛下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間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無所告訴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術莫如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轉運既得其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擇知縣其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則官修政舉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同上）

初命鄭戩知永興軍仍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修言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

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戡。又稟朝廷。朝廷議定。下戡。戡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足敗事。且大事戡既不專。小事又不由戡。則部署一職。虛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戡。處分合宜。尙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欲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民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慶曆四年)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在監司。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較高。練達民情。識治體。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敏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神宗元豐八年)

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疆敵之虞。永惟涼渺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攷古

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於畿甸。豈獨植籓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爲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闔外。若轉移其財用。與廢置夫官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既並享於終身。苟功烈之克彰。當永傳於後裔。尙賴連衡之力。共輸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綦崇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方。并分爲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高宗建炎四年)

趙鼎入辭。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也。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

遂足。(高宗紹興六年)

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劾剛中天資凶險。敢爲不義。專與異意之徒。合爲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搖唇鼓舌。變亂黑白。四川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計。以贍軍頒也。俾乘間上書。併歸宣司。則是制軍制食。通而爲一。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掃地。不知剛中封靡自植。欲以何爲。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欲總司舉置。朝廷不得已爲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爲己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僭貪饕。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總領所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紹興十七年)

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爲先。古者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闕。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郡守闕。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曾歷親民。不得爲清望。

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爲官擇人。今後侍從有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任。內官除詞臣臺監，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紹興二十八年

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法。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謬。或畏其強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爲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請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

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孝宗淳熙九年)

第五章

議法官須擇明法出身者。然亦須有才識。

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孫何上疏曰。法官之任。人命所繫。今吏部擬授之際。但問資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懷章程者。或使詳刑。動致紛拏。卽議停替。小則民黎負屈。大則旱暵延災。欲望自今。司理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不足卽於見任司戶簿尉內選充。又不足則選嫻書判練格法者。考滿無私過。越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開太平之基。(宋眞宗咸平三年)

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望令吏部銓司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帝以示輔臣。王旦言明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從之。(大中祥符五年)

第六章

議計臣將帥須如何駕御久任借以權利勿拘文法方能收效

馮統侍帝從容說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然之。（晉武帝太康

三年）

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權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爲法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

英宗治平二年

西戎叛擾。陛下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宋)

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爲國家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望陛下略依唐故事。博選中外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又觀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職。苟稱其職。雖數遷而至乎二府。職固不徙也。勿奪其權。使之得以號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昂。而通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無。軍之裕乏。民之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而不辭矣。從之。(孝宗乾道元年)

第八章

議賞罰不可有一毫私意介其間

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執而殺之。周公急傳

而問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也。(周武王元年)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令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漢宣帝地節四年)

臣光曰。昔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同上)

右正言黃洽論賞罰必欲當理。帝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亦不正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過。趙雄等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帝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譬之置器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隨時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兩語。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

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之。雄曰。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宋孝宗淳熙六年)

第九章

議歷代士之進身官之升遷並其考課法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漢靈帝熹平六年)

第九章

議歷代士之進身官之升遷並其考課法

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光和元年)

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椽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光和四年)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

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魏明帝景初元年)

司馬光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

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

而犇趨其末故也。(魏明帝景初元年)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主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同上)

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摠集探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

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四年)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

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皆蕩除末法。咸用士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以爲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士斷之實行矣。帝雖然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太康五年)

魏韓顯宗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敍士人。河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盾。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先敍之。則賢才無遺矣。(齊明帝建武元年)

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惠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辛術性尙貞明。

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梁元帝承聖元年)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之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椽屬三公參其得失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暮四其庸愈乎。

(孝武帝大明二年)

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

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馱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
 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
 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
 憑藉世資，用相凌駕，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
 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又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
 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自晉以
 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
 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
 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

宜哉（同上）

吏部尚書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隋文帝開皇十九年)

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煬帝大業三年)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曰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並進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佗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帝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猶或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曠敗。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實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帝曰。然。拔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蓋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如其言而坐之。太祖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官同除名者。太平興國初。程能爲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鄙之。帝曰。朝廷急於得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達。求人之要。固無出於此也。(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

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薦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尙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囂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英宗治平二年)

先是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來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帝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監司。內則省府。選擢甚精。時亦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彊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進賢路狹。乃館職也。帝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相養才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帝曰。何謂三路。修

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闕人乃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之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謂此八員者，宜仍舊。他員或闕，即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治平三年)

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大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

少卿爲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爲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光祿衛尉將作監丞爲宣議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又自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大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大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議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爲額。選人磨勘。並依尙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竝從之。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爲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爲大中大夫。帝以爲磨勘者。古考績之法。所與百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於是下詔待制以下。並

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大中大夫三官。(神宗元豐三年)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考詳臣僚所陳六事。其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以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一落階。遂爲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皆允當。乞與施行。自降指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揮日爲始。詔並從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修吏部七司法。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選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傅會。多作條目。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牴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孝宗淳熙元年)

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彥之請也。邦彥言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

而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臣。任侍從宰相。無功而退者。並以舊官歸班。惟能強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以為差等。任侍從而功大。與之宰執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也。其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執。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從。或宰相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變求進之心。為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帝深然之。(孝宗淳熙二年)

第十章 議裁官

詔問羣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別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最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

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尙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晉武帝咸寧五年

第十二章

議居喪解職

劉敞嘗建議曰。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自謂身立軍旅。躬備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耳。本非承平侍從之臣。所當行。又非班行。圜下之職。所當預。習俗既久。浸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爲悲。其不肖者則以當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

舉廢哀圖仕原自此始不可不慮竊謂在軍中者可從權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絕其俸祿亦爲太薄豈有行禮之臣反不及被放之臣乎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匍匐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爲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爲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至仁至惠不可尙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可不用此令臣以爲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宜分別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宋仁宗至和元年)

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

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重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勿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世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

實可言。宜降明詔。俾如劉琪。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群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地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出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

政治學 第二篇 行政官任用議

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使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並許終制。明憲宗成化二年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

學說

齊桓公曰：吾欲修政以平時。管子曰：國未安，宜修舊法，擇其善者而用之，滋無財而敬百姓。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周莊王十二年

劉恕曰：古之長民者，廢置遷徙，悉因人心。愚者難與慮始，黔首信感靈怪，故聖人設鬼神以懼之，爲卜筮以斷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泥者爲之捨，棄人事，專信詭譎，以管仲之智，因齊衆以威諸侯，可也。他人則近於罔矣。蓋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數也。同上

戎王聞秦穆公賢，使由余來觀。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穆公示以宮室

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人爲之亦苦民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黃帝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篡弑滅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下下懷忠信以事上一國之政猶一身真聖人之治也（襄王二十七年）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顯王十年）

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

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之議已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人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令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赧王八年）

魏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

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
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
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魏 邵 陵 公 正 始 八 年）

劉裕伐秦。魏主嗣謂崔浩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
將若之何。對曰。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
主。關中華夷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
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
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晉 安 帝 義

熙十三年）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
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唐 太 宗 貞 觀 十 五

年）

帝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擾者衆。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某事有利。輕爲釐革。始則皆以爲當。久乃翻成有害。須加裁正。是朝令夕改也。又蒞官之人。不必過爲寬恕。以致弛慢。或探求罪惡。不顧煩擾。抑亦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爲此也。(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帝然之。(仁宗天聖四年)

王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

方天下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困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又曰。在位之人才。旣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仁宗嘉祐三年)

帝問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

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政。止虐刑。廢彊橫之蕃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非宦官卽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急。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掾。又不爲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誅。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彊。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神宗熙寧元年)

帝相王安石謂之曰。人皆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多庸人。故流俗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帝曰。然則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熙寧二年)

程顥論時務十事大略。以爲聖人。刑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聖人之所必爲者。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在講求設施如何耳。帝嘉納之。(同上)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御邇英閣。司馬光讀通鑑。至漢曹參代蕭何事。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同上)

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月令。季冬。飾國典。以待來歲之宜。周禮。始和。布法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唐虞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一歲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見司馬光以爲漢初之治。皆守蕭何之法。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爲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帝召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

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矣。(同上)

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及武舉制策。中禁切言者。篇末云。毋謂古人陳跡已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以文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太原判官呂陶對策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帝顧王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喪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熙甯三年)

慶州廣銳卒叛。轉運司以聞。帝以用兵爲憂。樞密使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不當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漑汙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疲。帝曰。詢訪鄰近百姓。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熙寧四年)

呂誨初求致仕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非祇憚蹀躞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疾亟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遂卒。(同上)

劉摯上疏曰。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已。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挾小僥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斥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稱

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王安石欲竄摯，領外，帝不許，但謫監倉。(同上)

司馬光上疏曰：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練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知青州滕甫言：新法之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詔，自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不聽。(熙寧七年)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詔以災異數見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不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復請以寶玉禳之。公孫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乎。所傳占書。又當世所禁。謄寫譌謬。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疾臥。(熙寧八年)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議者猶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司馬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王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

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日進羨餘。順帝卽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乎。於是衆議乃息。(神宗元豐八年)

以京西路提點刑獄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哲宗元祐二年)

御邇英閣。顧臨讀寶訓。至漢武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哲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爲。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呂大防因推廣以進曰。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

由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止用赤白爲飾。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須遠師前代。但盡行家法。足

以爲天下帝深然之。(元祐八年)

是月蘇軾赴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同上)

帝之初即位也。程顥知扶溝縣。以檄至河南府。留守韓宗師問朝事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至是其言乃驗。宗師絳之子也。(紹聖元年)

先是常安民因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

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寧元豐爲是皆偏論也願陛下公聽並觀無問新舊惟歸於當帝謂輔臣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同上)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赴召沙縣陳瓘隨衆道謁惇素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訪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行可矣惇默然瓘復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跡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爲惇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以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今爲今日計唯當消朋黨持中道庶可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瓘辭辨慷慨議論勁正惇雖迂意亦頗驚異

遂有兼收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同上)

遼耶律孟簡爲六部院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也。旋改高州觀察使。(徽宗大觀元年)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不作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以應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實安石自奉之說。啟之也。其釋冕鷩之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難耳。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遂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之學以取科第忽聞時言目爲邪說羣論藉藉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欽宗靖康元年）

時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尙書洪擬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疎遠之人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貸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陳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帝嘉納（高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帝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帝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仁宗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而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見，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天下之亂，實兆於此。帝曰：極是。朕最愛元祐，帝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曰：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爲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爲害，未爲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爲害最大。蓋已壞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爲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知，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帝曰：安石至今豈可尙存王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爵(高宗紹興四年)

帝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於成又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况謀國而無定規(孝宗乾道六年)

進魏了翁爲華文殿待制知瀘州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請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闈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帝讀之感動(理宗紹定六年)

先是元主以安圖幼未更事召許衡於懷孟楊誠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之前代北方之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水

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積百有八十餘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匕與櫛。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也。夫治人者。法也。守法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姦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議其無法無信。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不蔽於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之分也。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

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可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但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知養人之善。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來。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

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元主嘉納之。(理宗咸淳元年)

史理氏曰。周唐以征伐得天下。左右羣臣奉命惟謹。內不患輕。惟患外之輕也。故周則天子之地。僅九州之一。唐則節度使遍內地。大權在握。而孰料內不敵外。周唐之天子。號令不行哉。秦魏以外臣登君位。恐臣則效。外不患輕。惟患內之輕也。故秦則不建諸侯。惟立郡縣。魏則臣雖受封。有同幽繫。外不敵內。孤立無助。秦魏之國祚得而即移矣。是外重內輕。與外輕內重均非。有得無失之政體也。噫。我中國列聖列賢。研究政體。遺謀遺行。至纖至悉。可爲後世法者。代不乏人。自有政體以來。千有餘載。政體之變遷更改。無慮數十次。然究其所謀所改者。均不出於外重內輕。內重外輕之二語。當其外重內輕。則有如周唐。號令不行之敝。當其外輕內重。則有如秦魏。孤立無助之敝。此吾國所以多擾亂之秋。寡治平之日也。即有盛

第二章

議立法無分新舊。惟須合時變法。須得人方無弊。及新舊兩派之學說。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世。必。內。雖。輕。尚。足。以。敵。外。重。外。雖。輕。尚。足。以。敵。內。重。輕。重。相。維。即。君。民。相。得。之。日。也。輕。重。一。分。治。亂。即。分。矣。且。夫。天。下。事。惟。平。則。不。爭。不。平。則。鳴。平。者。秤。也。何。謂。平。錘。得。兩。端。之。中。則。平。政。亦。惟。平。乃。得。理。何。謂。平。君。臣。民。之。權。相。等。則。平。外。重。內。輕。臣。有。權。君。與。民。無。權。也。則。君。民。與。臣。爭。外。輕。內。重。君。有。權。臣。與。民。無。權。也。則。臣。民。與。君。爭。天。下。惟。民。爲。最。貴。乃。吾。國。惟。最。貴。者。最。無。權。抑。知。民。之。好。惡。利。病。關。於。民。之。休。戚。者。捷。於。影。響。代。爲。謀。者。終。不。如。使。自。爲。謀。之。中。肯。民。所。以。應。有。權。也。秦。魏。之。政。不。但。民。無。權。即。臣。亦。無。權。實。欲。以。一。人。而。代。理。天。下。事。南。轅。北。轍。國。之。所。以。易。滅。也。周。唐。之。政。雖。各。權。於。民。尚。畀。權。於。臣。所。謂。以。少。數。制。多。數。勝。以。一。人。而。制。天。下。故。國。祚。延。綿。即。永。於。秦。漢。矣。倘。有。進。周。唐。而。上。者。君。守。決。政。之。權。臣。得。行。政。之。權。民。與。議。政。之。權。則。治。平。定。駕。周。唐。而。上。之。矣。豈。僅。立。憲。富。強。已。哉。又。豈。僅。與。歐。美。各。邦。媲。美。已。哉。不。然。何。得。謂。之。平。哉。不。平。又。何。以。爲。政。哉。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劉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劉向曰。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敬王四十一年）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赧王二十三年）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善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禁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絜國以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絜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潛薛。

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三十一年)

廣川人董仲舒對策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扑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第三 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堂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歲尙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臣囂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於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

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

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顯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乏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武帝建元元年)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元封三年)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吾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宣帝甘露元年)

魏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

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跡。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像泥人。銅人者。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帝問爲政於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齊高帝建元元年)

上謂傅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善之。(唐高祖武德九年)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尙儒術。宰相多用經術。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太宗

貞觀二年)

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上卒從徵言。(貞觀四年)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

許之。（睿宗景雲二年）

帝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曰：凡爲君臣者，治人利物，卽是修行。梁武捨身爲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也。（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日本國僧爾然自其國來入朝，言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文武僚吏亦皆世官。帝謂宰相曰：此鳥夷耳，尙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未嘗敢自暇逸。冀上穹降鑒，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雍熙元年）

遼主與蕭罕嘉努語，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罕嘉努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仁宗景佑二年）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帝御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慶曆五年)

樞密使馬保忠言於遼主曰疆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遼主不聽(慶曆七年)

先是內出欵器一陳於邇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欵器之法試令宮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欵率如家語荀卿淮南子之說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帝製後述以賜度等(皇祐四年)

諫官司馬光言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蠹良民是以國家著令有

剏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卽時毀撤蓋以流俗慧愚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歛其財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冀後赦之恩不可復禁矣伏望追改前命更不施行

(嘉祐七年)

帝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讀史記呂公著講論語不知不愠曰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二人辭氣明暢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后聞之亦大喜。(嘉祐八年)

帝嘗問治道體要。張方平以簡易誠明爲對。帝不覺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爲皆天下選人。今多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英宗治平三年)

以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呂公著兼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神宗元豐元年)

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篇。梁克家言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飭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帝曰：如所載無若丹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曰：舜與臯陶賡歌之詞。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臯陶則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

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爲之治。帝曰。然此篇首言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爲治之本。至於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聖人待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爲書生者。多事虛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孝宗乾道八年)

詔經筵讀眞宗正說。史浩進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帝曰。所謂無爲者。豈晏安無所事事之謂乎。浩又讀剛斷篇。至漢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爲言。其家不貧。帝曰。武帝可謂洞照事情。浩又讀大中篇。論爲政之道本乎大。中。帝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卽此理也。(淳熙八年)

鄭清之同王暨進讀。帝曰。朕觀漢唐以下人主。鮮克有終者。皆由不知道。清之言聖見高明。可謂推本之論。王暨講尙書。帝問曰。夏桀不道。成湯放之。可以鑒矣。紂何爲復循其覆轍。王暨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紂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不能鑒。遂至滅亡。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清之曰。古人主不能以亂亡爲鑒。豈獨閹君庸主。漢武帝飭聞亡秦黷武之弊。而窮征四夷。唐元宗手鋤太平逆韋之難。而敗於女寵。猶未足怪。太宗英明創業。親見隋煬征遼亡國。乃縱兵鴨綠。迄無成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轍爲戒。正如聖語。由不知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爾王暨曰。以古爲鑑。此言發於太宗。而身自違之。帝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理宗紹定元年)

臣察言。請戒飭中外羣臣。各守禮義廉恥之維。堅安靜恬退之節。有不安意者。奏劾以聞。又言。今日士大夫學術之未純。皆基於岐道。法爲二致。宜明示意。嚮以風在位。變易偏尚。卽道以行。法遵法以爲政。則學爲有用之學。道爲常行之道。從之。(紹定二年)

元太原路轉運使呂俊副使劉子俊以贓抵罪。元主責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道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楚材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

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欲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
 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見廢於吾朝乎元主意乃解(嘉熙二年)
 元呼必賚聞真定路經歷官張德輝之賢召至藩邸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
 安在德輝對曰聖人與天地相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
 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
 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
 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呼必賚然之因問德輝曰祖
 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
 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
 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呼必賚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又問農家作苦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
 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歛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禧。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德輝交城人也。(淳祐七年)

元河北宣撫使張文謙奏杜瑛爲提舉學校官。瑛辭遺書執政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聖神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時王文統用事。識者憂之。(景定元年)

宗學博士楊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曰。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

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亂耳，紅紫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族世守，以是君國子民，以是祈天永命，以是詒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言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歛容端拱久之。（理宗景定三年）

詔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習學漢人文字，以翰林學士李好文兼諭德，歸暘爲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帝王莫不以教世子爲急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效。宰相以其書聞，帝不允。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子，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

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己見。倣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聞之。言於奇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令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眞性。后曰。吾雖居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之他求。卽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得使太子不讀書耶。(元順帝至正九年)

黃善史理氏曰。人不能盡善。非造化之功有所偏。克己之力有不齊也。於是偏於道而有過與不及者矣。離於道而有假仁假義者矣。叛於道而有作奸犯科者矣。然其道特爲私欲所蔽。非爲私慾所滅也。猶可修也。譬猶鑑爲塵所掩。則暗。水爲沙所淤。則濁。然拂其塵而淘其沙。其明清固自若也。人苟鋤其私。其道固在也。彼既不能自修。而大聖人爲之修之。則謂之教。其修之若何。返其固有之道而已。以何術修之。禮以修其身體。樂以修其性情。刑以修其逸慾。兵以修其奸宄。凡所施爲。無非修之。使返其道。所謂教。

也。君臣之教。百姓師之教。弟子父之教。子兄之教。弟夫之教。婦皆預有教。之責也。君臣教於國。父兄教於家。君臣之教。代天行教。父兄之教。代君行教。皆教也。何謂道。總其綱爲仁義禮智信。此天賦人之道也。散其目爲三綱五常。日用起居當由之正路。此人行天之道也。修之若何。然後爲不離於道中而已矣。仁尚易踐。仁而合於中。則不易踐。義尚易踐。義而合於中。則不易踐。禮尚易踐。禮而合於中。則不易踐。智尚易踐。智而合於中。則不易踐。信尚易踐。信而合於中。則不易踐。不中卽非道也。故曰中也。大聖人又患人之不從文告也。於是反求之己。以修己者。修人隱微不敢忽。喜怒不敢過。言語不敢苟。風行草偃。一己修道。天下無一人不修道矣。人皆有道。天下猶有無道之事乎。此道學之所以有關於治術也。後世道不修而道滅。異教乘隙而興。夫異端者。亦以勸人行善爲事也。特偏耳。以偏教人。天下有不亂者乎。欲修正道。必先闢異教。未有異教闢而正道不修者也。

第三章

議王霸之異佛老之害明儒教以興盛治並各派之學說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未有異教興而正道能修者也。故孔子孟子韓子皆闢異教以修正道。今異教之紛紜甚於楊墨佛老孔孟韓諸子久無其人。果孰是修道行教者耶。

第四章 議教化爲治之本刑法爲本之助二者相需爲理

賈誼上疏曰。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白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擘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詬。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今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何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漢文帝六年)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上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吾家者太子也。(宣帝甘露元年)

韃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

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驅以刑罰。終已不改。(成帝綏和元年)

第五倫上疏曰。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章帝建初二年)

涿郡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

第四章

議教化爲治之本。刑法爲本之助。二者相需爲理。

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年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甯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

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鞿轉以救之豈暇鳴和鸞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桓帝元嘉元年)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

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同上)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尙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傅立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今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效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晉武帝泰始元年)

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甯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元帝大興元年)

西涼公李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安帝義熙元年)

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唐憲宗元和六年）

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恤，餓莩所迫，遂致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宋仁宗至和元年）

帝諭曰：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虞允文曰：古人得衆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帝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梁克家曰：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於仁而已。帝曰：然。（孝宗乾道七年）

有告統兵官指尅不法者。帝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言：「恩威相須，乃濟。」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曰：「先儒立論，不可指爲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以嚴，大抵救弊之言，各因其時爾。」帝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湏用鞭扑。然後謂之嚴也。」（同上）

金世宗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寬政也。餘復何爲？」（淳熙十年）

元皇弟呼必賚次相州，召隱士杜瑛，問南征之策。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朝，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皇弟悅曰：「儒者中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辭。瑛時昇之子也。」（理宗開慶元

年)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先是徵元故臣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亦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明太祖洪武二年)

有事於北郊。尙書吳琳主事。宋濂帥文學士以從。國子學錄蕭執等十二人入見齋所。帝患心不甯。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書之。揭之殿兩廡。壁頌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因曰。漢武溺方技。繆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法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及封疆廣狹。濂備陳之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

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衆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句帝曰卿可謂善陳矣(明

太祖洪武五年)

御史劉安言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何以圖治平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國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給。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千縣典史(世宗嘉靖八年)

黃道周方候補。遭疾求去。瀕行上疏言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見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第。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綱紀。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抑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歛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

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王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又言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鱖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帝益不懌。斥道周爲民。(莊烈帝崇禎五年)

第五章

議政俗隆汚由士大夫趨向而轉移。士大夫趨向邪正由一二大臣

第五章

議政俗隆汚由士大夫趨向而轉移。士大夫趨向邪正由一二大臣趨向而轉移。

荀悅論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其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馳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

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惡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漢武帝元朔二年)

匡衡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一榦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

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祿。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元帝永光二年)
 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

苛刻盡禮爲諂。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晉元帝大興元年)

魏韓顯宗上言。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阜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棄詩書而從歌舞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

居民則清濁連薨。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何可疑而闕盛美？（齊明帝建武元年）

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晉懷帝永嘉五年）

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頽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

（愍帝建興元年）

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

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撻。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之。(魏明

帝太和四年)

詔曰。朕旻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悉爲苛刻。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爲能。

以行怪爲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宋仁宗慶歷四年)

張方平上對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僕。觀時得逞。敢於犯上。剗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危恐。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帝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慶歷八年)

詔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道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葉清臣在永興條對。詔書所問。其言多剗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抑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

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險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浸成波靡。向有職
 在營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
 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
 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爲天子耳目。今則盡爲宰相肘腋。宰相
 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
 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卽極言過當。用
 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
 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外國。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
 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
 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同上)

詔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
 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皇

第五章

議政俗隆污由士大夫趨向而轉移士大夫趨向邪正由一二大臣趨向而轉移

祐元年)

詔曰。朕祇紹駿謨。厲精庶政。吁惟近歲。薦至煩言。以爲參顧問者。間怵於私。尸言職者。或失於當。泄官無匪懈之恪。專覬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爰申戒告。以厲浚明。苟述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之人。用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至和二年)

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趨。弗率朕旨。或僞言詭行。務以警衆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跡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辨矯激巧僞者。加放黜焉。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故降是詔。(嘉祐五年)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哲宗元祐元年)

詔曰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媿惡風俗媿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大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媿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戢姦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古之賢臣乎(孝宗淳熙元年)

提舉玉隆萬壽觀李浩卒浩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取忌於衆帝察其衷始

第五章

議政俗隆污由士大夫趨向而轉移士大夫趨向邪正由一二大臣趨向而轉移

終全之爲大郡廉潔奉養如布衣時。嘗論風俗不美者八事。其略曰。陛下求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貴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惜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重廉恥而趨附之門尙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帝嘉其直諫云。(淳熙三年)

臣僚言。祖宗之時。士尙恬退。張師德兩詣宰相之門。遂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門。猥雜尤甚。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素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請謁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爲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爲人事之所牽。從之。(淳熙十五年)

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

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卿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爲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之讐。又何時而可雪耶。帝讀之大怒。諭趙雄令分晰。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

以爲然。乃置不問。(淳熙七年)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習僞者。名教之僂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實人材風俗之所深患。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彼自以爲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於欺君之罪。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人之趨向。一歸於正。謹守而隄防之。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百執事從而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當世譁然指攻僞爲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望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可以杜僞習淆亂之患。時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及鏜死。侂胄亦厭前事之紛紜。欲稍更張。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釁。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甯宗嘉泰二年)

第六章

議禮樂名分爲亂世大防實可杜僭竊並論樂之有益於政俗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甯亡國而不爲者。

第六章

議禮樂名分爲亂世大防實可杜僭竊並論樂之有益於政俗

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物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敗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尙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

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尙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疆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烏呼。君臣之禮。旣壞矣。則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既。盡。豈。不。哀。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赧王三十四年)

司馬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

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乃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唐莊宗自以爲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葛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

第六 章

議禮樂名分爲亂世大防實可杜僭竊並論樂之有益於政俗

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敍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魏文帝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眊眊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兆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於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年)

（唐肅宗乾元元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

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也。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以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

第六章

議禮樂名分爲亂世大防實可杜僭竊並論樂之有益於政俗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韶夏。漢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太宗貞觀二年

初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乃詣晉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

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拊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後梁均王龍德元年)

入內都知麥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後不得爲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孔子謂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祿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縷。不亦大乎。陛下欲寵秩其人。適足增其罪累耳。光池之子也。(宋仁宗皇祐二年)

第六章

議禮樂名分爲亂世大防實可杜僭竊並論樂之有益於政俗

進士井研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靈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其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恨。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成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身受此污辱也。爲陛下計。莫若遵太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

內外相爲一體。上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朞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樞其爪牙也。彌遠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乎。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而久不爲哉。此臣所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此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也。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強。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雖今暫無事。安知一日不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復可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

第六章

議禮樂名分爲亂世大防實可杜僭竊並論樂之有益於政俗

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理宗寶慶元年)

第七章 議爲政之體要救弊之良策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周武王元年)

初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及伯禽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周公歎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成王七年)

李固對策曰。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遇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

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漢順帝陽嘉二年)

秘。書。監。侍。中。苟。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實。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

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忘，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獻帝建安十年）

是時宮闕灰燼

初平蘇峻

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

論紛紜未決。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丹陽褚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晉成帝咸和四年）

魏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盧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宋文帝元嘉八年）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摠縣不堪郡之剝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奢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足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資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勸止在俄頃乃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止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以

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旣得伏奏帷展。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跡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實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武帝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書以責之。(梁武帝大

李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軍器。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歛甯有盜。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旣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如養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鈎。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蘖。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唐昭宗天復二年)

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翟，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如是則邊鄙甯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然後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彊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內安本固，則遠人歛衽而至，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探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聞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也。（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防邊，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戍兵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人，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

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人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彊。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亟。其義安在？兵冗而不盡銳，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急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枕而治矣。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庫、監酒、權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冗吏耗於上，冗民耗於下，此所以盡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不可棄也，亦不可盡。卽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是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八人，經學五十人，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將逾二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紀登第殆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濡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造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願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詐儉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卽召禹偁還朝。旣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翼。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太宗至道三年)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國史院編修官謝絳上疏曰。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

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闔，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事，不虛。昔兩漢日蝕水旱，有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姦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事，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所建白，循依違之跡，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陛下詔自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誠動乎上，惠洽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絳濤之子。（仁宗天聖五年）

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

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甯，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惟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景佑三年)

帝問執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以寬爲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英宗治平元年)

初，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如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神宗熙寧二年)

遼有女子耶律常格。太師迪嚕之妹也。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嘗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彊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勿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其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邦疆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所言多切時弊。遼主雖善之。而不能。用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方攬權。聞其才。屢求詩。常格遺以回文。伊遜知其諷已。銜之。(熙甯七年)

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韓國公富弼卒。謚文忠。弼年八十。懷不能已。上疏論治道之要。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亂者。不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爲。所以致亂。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臣自離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朝廷退居林下。間亦仰知時政。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居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邪。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其略曰。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利。習成弊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尙不知警懼改悔。剋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治之際。聽受失宜。自謂能拒絕衆人。不使異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蓋姦人自謀。利於苟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己志。遂誤陛下。放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言杜絕。諂諛日聞。去歲納邊臣妄議。大舉以討西戎。師徒潰敗。兩路騷然。當舉事之初。執政大臣。臺諫侍從。苟能犯顏極諫。則聖心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時小大之臣。有爲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天地至仁。甯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朝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於上。則下莫

任其責。小人因得以爲姦。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謂耶。又曰。宮闈之臣。委之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寵。陵轢上下。入侍左右。寵祿旣過。則驕怨易起。勢位相及。猜奪隨至。立黨生禍。又曰。興利之臣。虧損國體。爲上歛怨。至若爲塲以停民貸。造舍而蔽舊屋。權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歛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與民之意也。彌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彌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元豐六年)

知同州唐重上疏曰。今急務有三。大患有五。急務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再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掎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而官吏因緣爲姦。朝綱委靡。而士夫

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奔潰國用既竭而利源又失民心已離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於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帥之臣擇循良之吏天下大計無出於此(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上十議略曰爲今之計專務自守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又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以備巡幸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敵人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姦雄無所覬覦又謂朝廷之尊卑繫於宰相之賢否唐至文宗可謂衰弱武宗得一李德裕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相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我朝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爲言以至法度廢

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恥。(同上)

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賢才。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既修。然後可議興師。(同上)

中書舍人劉觀上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士大夫。不在邊鄙盜賊。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甯以來。饕餮富貴。最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如以開邊用兵。進以花石。應奉。進以刻剝聚斂。進以交賄。權官進。類爲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版布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莫不畏。盜賊莫不服。然後忠賢安於朝。而中興之業。可得而定。帝嘉納之。命臺諫具名以聞。後不果行。(同上)

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爲陛下畫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彊弱盛衰。不相侔。

所能成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厚禮。避地稱臣。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無效耶。若以爲彊弱絕不相侔。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大亂之後。風俗靡然。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任將之虛文也。分屯所在。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

將帥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因緣姦弊。乃復蠲其租稅。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愛民虛文也。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彊。則中國之變自弭。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建康固是六朝舊邦。但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兵屋。以安存其老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况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春秋方富。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誠能堅忍。聳厲。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形。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尙如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橫心逆謀。庶其少息。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今萬物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污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慢。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

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日之事。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凌遲不振。亦在陛下。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建炎三年)

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來。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強敵耳。黠雛經營。有若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歛之民。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叱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爲天下。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

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在原之急。何時可救。日往月來。何時可歸。望遠傷懷。何時可釋。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兩流。思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攪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閹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鳴臬晝舞也。(紹興二年)

給事中胡安國入對。帝曰。聞卿大名。何爲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尊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

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是非毀譽。皆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後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同上)

左通議大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風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以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帝聽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時。得縷陳於前。帝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欲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也。帝大異。

之。(紹興六年)

張浚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焉。秦檜見之大怒。(紹興十六年)

金主謂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紹興三十二年)

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事。爲荆襄宣撫司。珙凡六疏辭。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以義當體國。責之。珙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

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唯。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孝宗

乾道七年)

帝謂宰臣曰。漢高祖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祀。亦在隴蜀既平之後。昔人規恢遠略。罔不在專。繁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家曰。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當以時舉。帝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今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同上)

第七章

議爲政之體要救弊之良策

楊倓言近因奏事論及時政。蒙諭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敵國強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爲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救正之。聖謨切中時宜。望宣付史館從之。(淳熙

元年)

朱熹奏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也。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於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嗷。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哉。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淵蠖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被腹心之寄。寤寐英

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竊廊廟之權。非不欲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

(淳熙十五年)

金圖克坦鑑應詔上疏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

而不習藻飾虛詞。鈞取祿利。請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形。似乃生異端。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礙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時李元妃兄弟驕橫。鑑言皆切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甯宗慶元六年)

時李全叛已著。史彌遠尙視爲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侍郎李宗勉累疏及之。又上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下其事。上旣壅塞。下亦欺誣。而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及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浮用泛用。又從而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歛者多。椎剝之

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致。救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理宗紹定二年)

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躡足而待也。未幾而以治亂安危之機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章仇魚之朝。議姦僞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有漢黨錮元祐黨籍之事。數者皆犯前世危亡之轍。忠臣志士憤激言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多聽者厭。於

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意。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朝矣。陛下試反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保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所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言。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不行。邪徑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取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

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爲之曲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盡去。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嘉熙元年）

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然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七十三人叩闕上書訟冤。時杜範入相。八日卒。漢弼元杰相繼暴亡。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漸不克終。用人之法不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待薦舉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材。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竭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至今日而壞極矣。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者川蜀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立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范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襄。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蓋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州之路稍警。則江浙諸路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

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以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徒。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淳祐五年)

元東平萬戶嚴忠濟襲爵數年。怠於政事。任用姦佞。經歷李昶曰。比年來裘馬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相尙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尙可以彌未然之禍。時元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職。不許。旋以父憂去官。(淳祐六年)

元主更新庶政。姚樞張文謙僧子聰每擇時務所急者。白於皇弟。呼必資。因得入告。子聰爲書以進。皇弟其略曰。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千載一時。在乎今日。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定其升黜。從前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科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

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以助民。民有身家。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用也。今地廣民微。賦歛繁重。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以致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官民所欠債負。宜依太宗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宜輸近倉。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差發。使臣到州郡。宜設館舍。不得居官衙。民家倉庫。加耗甚重。宜令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伊喇中丞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爲輕。溫都爾哈瑪爾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往往可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制。辨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使獻利之徒。削民害國。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以自利也。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

則犯者自少。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我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餘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無得私置牢獄，嚴禁鞭背之刑，以彰好生之德。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卽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太宗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材任用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縣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敝，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太祖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歷改元。今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制，宜撰修金

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付書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禮義。小人之心一於利欲。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皇弟納其言。顧一時不能盡行。(淳祐十一年)

元以姚樞爲中書左丞。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元主大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元主怒始釋。(景定四年)

元命尙書宋子貞陳時事。子貞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宜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縣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元主命中書次第行之。(景定五年)

時國勢危甚。太府寺丞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襄陽之陷。其罪不專在於庸闖。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敵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尙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今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人。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

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慙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能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常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闡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闡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闡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闡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鬪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尙可爲也似道大怒黜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九年)

或問爲治於趙良弼答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第八章 議歷代君相賢否關於政俗理亂捷如影響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衰。穆王盤游無度。共懿孝夷陵遲。至厲王而大壞。宣王
 修振綱紀。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桓王
 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吳楚越本南裔小國。迭爲盟主。而東周
 之王。無中主之才。歷二十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滅。詩云。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甯。言天下之亂。月益甚也。(周桓王十三年)
 劉恕曰。管氏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以鹽鐵錢幣粟帛馬牛金
 珠玉通商。賈明券契。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
 以臨不服。賞罰防禁。以全威權。號令表儀。以定毀譽。仗王室之義。爲諸侯之
 長。操督責。絕利孔。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

之佐矣。(襄王七年)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作丘賦，國人又謗之。孔子為司空，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一日而見善惡者，興於愛憎之口，或出於狡獪之吏，因諛詐以惑衆聽，非至當之論也。(敬王二十四年)

荀子曰：衛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不亡。(赧王三十二年)

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

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五十六年)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於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尙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靡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七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

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秦始皇二十五年)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曷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二十六年)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景帝後三年)

第八章

議歷代君相賢否關於政俗理亂提如影響

班固論河間獻王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鳩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武帝元光五年)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渙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也。(後元二年)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

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同上)

班固贊宣帝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宣帝黃龍元年)

班彪贊元帝曰。臣外祖兄弟啟金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

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劑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元帝竟甯元年)

班彪贊成帝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

第八章

議歷代君相賢否關於政俗理亂提如影響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成帝綏和二年)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章帝章和二年)

司馬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遙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

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丞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仇。加有大功。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內誅李豐。夏侯玄。外平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

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楊駿衛瓘張華夕成桀跖。

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

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干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

第八章

議歷代君相賢否關於政俗理亂捷如影響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彊臣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晉愍帝建興四年)

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庾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謂殷浩弟也弟故小令物情容之翼冰弟也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慚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復何異耶(康帝建元元年)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穆帝永和八年)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燕南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安帝義熙六年)

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游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宋武帝永初三年)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此。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勅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游。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

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文帝元嘉元年)

以彭城王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
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義康總內外之務又以義恭爲
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帝與義恭書誡之曰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
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愈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
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
此凡訛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訛日虛懷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
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
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
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蒲酒漁
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

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觀宋文帝此書則江左之

治稱元嘉
良有以也
(元嘉六年)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

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

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

遂成滅親之大禍殺彭城王義康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

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根本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

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明帝泰始七年)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宇螟蛉剿

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

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

使仲叔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翦落晉

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甯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同上)

司馬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齟齬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齊

武帝永明十一年)

按魏主給跛眇者衣食赦爲盜者三人

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齊東昏侯永元二年)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爲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爲盛德日昃之勤。爲至治君道既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謂朱異周石珍大謀顛錯而不知。謂納侯景復與東魏和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爲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魏東上宰薄兵車之命。高歡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加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降西魏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容於西魏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

身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跡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

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郡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蝓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烽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二語誘梁再與

講和以攜侯景

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

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名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

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_{蘇峻}不肯爲臣。自據淮南_{黥布}。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游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轄。轆劍騎

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歎軍門。委命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彌言。(太清元年)

召張玄素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唐高祖武德九年)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

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憲宗元和元年)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使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乎。(後漢隱帝乾祐二年)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

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此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帝謂宰相曰：古之爲君者，鮮能無過。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天下無間言。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哉。爲臣者或不終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宋太祖

開寶八年）

帝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梅詢對曰：「先帝作正說，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度，則版圖衰減。五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討以聞。至是上之。（仁宗寶元二年）

遼主常問蕭罕嘉努曰：「我國家胤業以來，孰爲賢主？」罕嘉努以穆宗對。遼主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如草芥，卿何以謂之賢？」罕嘉努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未有過。近日秋山傷死者衆，臣故以穆宗爲賢。」

遼主默然。

（真宗慶曆六年）

罕嘉努其父命而歿之，洎其市，嚴商賈之禁，益帝王

帝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曰：「明皇初平內亂，厲精求理，爲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決不可使姦人

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可矣。安祿山之黠桀，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帝皆以爲然。（英宗治平元年）蘇軾上書極論時政，其略曰：臣之所欲獻者三言而已。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蓄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幣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陛下當崇道德而厚風俗，不當急功利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

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神宗熙甯二年)

呂大防奏曰。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易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謗毀先帝爲辭。非惟中傷善類。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將爲患。(哲宗元祐八年)

太后手書告天下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祗纏宮闕。旣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

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欽宗靖康二年)

李綱至太平州。聞帝登極。上時事略曰。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又言恭儉者。人上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搖。惟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在昔人君。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克體此道。願陛下以爲法。(高宗建炎元年)

初金制自祖宗以來優恤臣下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金主初時詞臣韓昉教之稍學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日進諂諛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寢疎且非時莫得見盡改開國之故制由是宗戚思亂(紹興七年)

金主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曰皆由太宗溫言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爲法金主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唯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難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於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金主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昉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紹興九年)

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帝顧輔臣議恢復劉琪曰復仇雪恥誠今日之

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廷臣或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安用十年？珙曰：高光身起匹夫，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輕重之際，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於其終能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帝深然之。（孝宗乾道三年）

永康陳同詣闕上書曰：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

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亦發洩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公卿將相，大抵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材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文墨稍異，已足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有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方且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

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同卽陳亮更名書奏。帝感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爲覲所知。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交沮之。乃命都堂審察。宰相以上旨問以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復詣闕上書者。再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以博一官乎。遂歸。(淳熙五年)

尙書右司郎中何萬言。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後。已號極治。仁宗深慮風俗易奢。景祐二年。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綵繪。門宇。器用。毋得純金。及表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家。毋得金棱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爲首飾。及眞珠裝綴首飾衣服。凡有牀褥之類。毋得用純錦繡。民間毋得乘檐子。其用甕子者。

政治學 第三篇 國家政治議

昇無過四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開裝銀鞍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今請考其違戾於禮法者開具名件嚴爲禁戢始自中都以至四方則用度有制民力自寬詔禮部參照景祐詔書並見行條令討論聞奏(淳熙十二年)

皇太子嘗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於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納之(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第四篇 地方吏治議

第一章 議民爲國本元首須先養後教與共好惡然後上下情通民氣振而

國本固

成王問於尹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何其不懼也(周成王後元年)

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厲王三十三年)

桓公嘗田於麥丘。見邑人問其年。對曰。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人曰。祝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為寶。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祝曰。祝主君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言必三日。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子更之。邑人曰。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而解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僻左右。而謝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孰為謝而赦之。公曰。寡人得吾子於此。社稷之福也。扶而載之。自御而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議政焉。(惠王十年)

公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能以國甯乎。管仲曰。鮑叔好直。賓胥無好善。

第一章

議民為國本。元首須先養後教。與共好惡。然後上下情通。民氣振而國本固。

而皆不能以國紂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甯勿已者隰朋其可乎(襄王七年)初晉饑公問救饑於箕鄭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二十三年)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爲四海治平

之政者哉(顯王十年)

孔斌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前賢。庸知謗乎。陳大計不用。退而以病致仕。(赧王五十六年)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

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餓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上感誼言。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漢文帝二年)

苗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以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

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武帝元光五年)

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徐

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寸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賢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中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盡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

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元朔元年)

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易。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循。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章帝建初二年)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曷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乃上疏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

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唐德宗建中四年)帝謂壽王曰。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柙况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宋太宗淳化五年)

帝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爲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餘貲。自然廉讓。興行盜賊鮮少。(真宗咸平元年)

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授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爲先。朕常冀邊鄙稍甯。兵革粗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咸平四年)

帝之初卽位也。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知。參知政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盱眙。王旦慨然謂李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燕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

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帝深然之故終帝之世數人者卒不進用沆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常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我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真宗景德元年)

韓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人富矣常以愛民爲心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又奏臣嘗請陛下深察盜賊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爲保甲保馬發也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兵民遂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至是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神宗元豐八年)

詔曰。朕初攬庶政。鬱於大道。夙夜祇畏。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同上)

劉珙自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孝宗乾道三年)

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請漸次裁改。以寬民力。帝曰。朕未嘗妄用一毫。以爲百姓病。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帝曰。宣帝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乾道四年)

第一章

議民爲國本。元首須先養後教。興共好惡。然後上下情通。民氣振而國本固。

是歲劉琪免喪復除湖南過闕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乾道八年)

祕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腴民膏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理宗寶祐三年)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丁丑避殿減膳詔天下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

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隔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還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弛恐懼之初心。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也。牟子才疏請罷公田更七法。時臺諫士庶上書者。皆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

第一章

議民爲國本。元首須先養後教。與共好惡。然後上下情通。民氣振而國本固。

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景德五年）

史理氏曰：夫在上者欲民之從其令，則示之以信。欲信之無流弊，則出之以慎。何也？蓋信以使民者，出一令則期於必行，布一政則期於必守。政令之有益者而期必行，必守則善矣。設或不可行者，則將如之何哉？其行之乎，則有害於國，其更之乎，則失信於民。予故曰：欲信之無流弊，不可不出之以慎也。昔商鞅變秦法令，既具未布，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曰：能徙於北門者，與五十金。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然後下令，乃行。溫公謂非信無以使民，誠哉是言也。周幽王失烽火之約於諸侯，而後遂以舉烽火徵兵，兵莫至而敗，無他不信故也。齊桓公不背反地之盟於曹沫，而

諸侯聞之皆附焉。無他信故也。夫不信者無以使民。卒至禍及其身。信者民爲其使。且稱霸於天下。今商鞅之信著於徙木。吾知其必能使民而強秦國矣。雖然。君之使民。乃必待要之。以信而後民從其使。則其使之也。亦可知矣。書有曰。惟動不應徯。志釋之者曰。丕大也。徯待也。言君欲出令。則天下無不應。固有先意而承志者也。蓋古先聖王。或使民勤農桑。或使民敦孝弟。卽或使之有所興作。無非爲民也。惟其爲民。故令未出而民已不應。徯志豈令已出。猶患民之不從而必要之。以信哉。商鞅則不然。使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事末利及怠貧者。舉以爲收孥。以此使民。民肯從其使乎。故慮民之莫從也。以賞賜之。信劫之一人。徙木。不惜五十金之賞。又慮士大夫之莫從也。以刑法之。信驅之。太子犯法。必刑其師傅。民不得已而從其令。其使民之法。則善矣。其如不仁何哉。然則溫公謂非信無以使民者。非乎。曰。有立乎信。

第一章

議民爲國本。元首須先養後教。與共好惡。然後上下情迪。民氣振而國本固。

之先者而信以成之。則令行而禁止矣。至鞅變法之弊。不在信以使民。而在虐以爲政也。

第二章 議牧民之道及害民之政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周顯王三十三年)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爲知仁義之爲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同上)

魏西門豹爲鄴令。文侯曰。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敢問有術乎。文侯曰。有之。鄉邑老者敬之。賢良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夫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威烈

王十八年

桓公問治民於管仲對曰牧民者必知其疾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惠王十年)

上問龔遂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漢宣帝地節四年)

陳留太守薛宣遷左奉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跡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成帝陽朔元年)

卓茂為密令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

政治學 第四篇 地方吏治議

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光武建武元年）

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

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東晉安帝義熙六年）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齊武帝永明五年）

魏主戒高陽王雍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建武二年）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王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李參等感寤。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柳宗元善文。嘗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爲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且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饗殮。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唐憲宗元和十年

崔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尙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慁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文宗太和五年

帝謂宰相曰。朕念民耕稼之勤。春秋賦稅。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

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撻罰。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留不發。州縣慮賦歛違期。日鞭箠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卹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帝謂宰相曰。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貴者。護送至闕下。民多質魯。無馭下之術。篙工楫師。皆頑猾不逞。恣爲侵盜。民或破產。以償官物。甚無謂也。乃詔自今直遣牙吏。無復擾民。(同上)

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雍熙元年)

京西轉運司合肥姚鉉上言諸路官吏或彊明泄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所更之弊事多不便於狡胥俟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茲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官於所在有經畫利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不得妄信下吏輒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聞幕職以下聞於長吏俟報更正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從之(真宗咸平元年)

帝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其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措歛以爲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大中祥符八年)

右諫議大夫慎從吉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帝召戒從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曰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所宜深察及從吉領府事謗者甚多帝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衆

怨帝曰當官宜守常道或疆爲善以取名則毀謗必隨至矣(同上)

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盜賊漸多皆由國家素無豫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今沂州軍賊王倫所過楚秦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此可謂心腹之大憂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勒從軍自效俟破賊日則許叙之右正言余靖言今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爲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西北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乞朝廷嚴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刼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並從之(仁宗慶曆三年)

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入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於一縣

政治學 第四篇 地方吏治議

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至和二年)

歐陽修治郡。簡而不擾。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在苛急。簡者。不在繁碎耳。(神宗熙寧五年)

先是言者以爲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鄉保正長。最爲重役。不專取物力。薄厚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民巧爲規避。遂有父亡母嫁。兄弟析產。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民教。以壞風俗。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示懲誡。又進士上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申元祐之制。行戶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下單丁。每

都不得過一人。卽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乞總一鄉物力。次第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於是頗探其說焉。(高宗紹興五年)

辛棄疾誘賴文政殺之。茶寇平。遂上疏曰。比年李金賴文政等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邦本。而貪吏迫使之爲盜。今年剽除。明年剽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帝獎諭之。(孝宗淳熙二

年)實錄以一事(高宗淳熙二)

帝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跡。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

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乾道七年)

元呼必賚問張德輝曰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呼必賚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呼圖呼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理宗淳祐八年)

魏時亮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母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不行(明穆宗隆慶二年)

給事中賈三近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泰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卹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

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不可得。形格勢禁。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詔俞允。(隆慶四年)

第二章

議牧民之道及害民之政

財

政

學

議生計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不可不勸農桑以厚民生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先王以為足若欲犯法，又何訪焉？弗聽。

周敬王三十六年

鼂錯言于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蓄積未及者，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飢之于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兼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

第一章 議生計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不可不勸農桑以厚民生

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使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絲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風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漢文帝十二年)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軸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

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魚游沸鼎之中鳥棲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憾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桓帝永壽三年)

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慕容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于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彊趙東兼高句麗北

取字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是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况游食數萬何能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雋之路皆當歸之于農號乃下令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舊法溝渠各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今戎事方興勳伐旣多官未可減俟中原平一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其賜裕錢五萬宣示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弗有所諱

(晉穆帝永和元年)

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棉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觔民以稱

尺所減不啻棉。麻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麻棉。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歛。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棉麻。而群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棉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于神龜矣。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

山東役丁歲則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於人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唐高宗顯慶元年)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群臣。豆盧革以下。均莫知爲計。吏部尙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少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後唐莊

宗同光三年)

上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明宗天成四年)

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地少蠶桑。其民除耕水田外。惟

種蔴苧周歲三收。布出之時。每端只售百錢。蓋織者衆而市者少故也。今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部民廣植蔴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望自今許以所種蔴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厯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宋真宗咸平元年)

司馬光言竊惟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聖王重之。竊聞太宗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坐。問以民間疾苦。勞之以帛。太宗興于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自非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于天聽哉。初熙甯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至是楚邱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

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罷之。(神宗元豐八年)

金太宗詔曰。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工雖備。而祿秩未均。方貢雖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門吏。敦勸農業。(欽宗靖康元年)

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晴。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衆。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高宗紹興五年)

王大寶言。理財宜務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邊賈逐末。競利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廢罷。請講明損益。以復前制。帝曰。曹泳所建。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爲是。民不可擾。難以施行。(孝宗乾道元年)

盱眙軍報。淮北多蝗。淮南郤仍歲豐稔。帝曰。近世士大夫多耻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爲高論。而不務實。郤恥言之。王淮等曰。士大夫好高。豈能

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帝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則知之至于國事則諱言之何哉(淳熙四年)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于中春之初經于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當耕耘之時而罹追逮之擾此其害農一也公事之迫鄰保止及近鄰足矣今每遇鄉村一事追呼干連多至數十人經旬動月吏不得其所欲則未肯釋放此其害農二也丁夫工役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謂夫家之征是也今則凡有科差州下之縣縣下之里胥里胥所能令者農夫而已修橋道造館舍則驅農爲之工役達官經由監司巡歷則驅農爲之丁夫此其害農三也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農夫之所以甘心焉者猶曰賦歛不及也其如富民之無賴者不肯輸納有司均其數于租戶吏喜於舍強就弱又從而攘肌及骨此其

害農四也。巡尉捕盜胥吏催科所至村疇雞犬爲空坐視而不敢較此其害農五也。有詔州縣長吏常切加意毋致有妨農務。(淳熙四年)

帝謂群臣曰昨臨安取到諸縣繭甚薄已令宮中繅絲驗之既而樞密使言及今歲雨暘帝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繭反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適諭三省令王佐體訪王佐等言陛下憂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大雨帝曰雨恐妨麥已祈晴矣又曰曾聞王佐蠶繭今年何薄趙雄等言佐方取驗繭絲徧詢諸郡續聞帝曰聞今年民間養蠶甚多葉旣艱得又食溼葉所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淳熙八年)

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略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厯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訕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訕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

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饟不減新饟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骨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蓄安得不匱。臣又覩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飢不可食。不過質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艱。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其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讎。本民不顧。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財。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饟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

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偶有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卹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卽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在官倉。

第一章

議生計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不可不勸農桑以厚民生。

者。民有大飢。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于民。卽藏富于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之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明穆宗隆慶三年)

史理氏曰。重本抑末。古今一轍。何謂本。耕織是也。何謂末。茶鹽坑冶酒沽等是也。然上之所重。下之所避也。上之所抑。下之所趨也。故上又設爲箝制之法。輕征農以困商。重征商以惜農。一輕一重。至今已極。然則今農力宜舒。商力宜蹙矣。顧有大不然者。何哉。且夫人生莫急於衣食。至茶鹽坑冶酒沽。雖爲人生所不可乏。緩于衣食矣。古者無所謂賣買也。交易而已。有衣食而無茶鹽。則農與商交易。有酒肉而無衣食。則商與農交易。然當時樸素。苟不飢寒。無他嗜欲。故農利厚而商利薄。不爲農驅商。而人爭歸于農。厥後俗日浮華。食必海味。衣必錦繡。飾必珠玉。更交易而爲賣買。於

是一食之費。或勝農夫終歲所獲。一衣之資。或過織婦終年所得。則農利薄而商利厚。民又去農而歸商。然非重本抑末之義。故設商律以制之。設關市以征之。困商卽所以惜農。故農力舒而商力蹙矣。至漢唐以來。又不然。其商權非爲農而已也。漢用兵四夷而始權。及酤唐疲于亂而始權。及茶宋自南渡。國力不支而始權。及雜斂度支不足。輒巧立名目以權於商。何可勝數。然同一權也。權之商而不權于農。惜農民也。雖未能爲農。驅商實隱寓重本抑末之義。至于今則又不然。自中外通商。富商大賈。動藉洋商爲護符。各關稅額。任意偷漏。度支入不敷出。漢唐以來所未有。所權各商。非有大資本也。征之不足。于是官辦商業。商一涉官。則糜費甚鉅。官既不能得利。商又不能自辦待用。甚亟。又分派農民。是征商並及于農。農與商俱病矣。噫。古者用度寡而不專權于農。有商爲代償。工爲代給。賈爲代貢。故征商卽所以惜農。今則費鉅而權于商。賈權之不給。轉權給于農。農

第一章

議生計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不可不勸農桑以厚民生。

已自賦矣。又代商償負。代工給欠。代賈貢缺。征商適所以病農。此其異同之大者也。

第二章

議天下財賦不在上。卽在下。人主須藏富于民。否則轉爲敵資。

厲王好利。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周厲王三十年)

管仲嘗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懼而復之。公曰。入者說出者譽。粟盡則生貨散。則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惠王十九年)

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卿其孰先亡。對曰。中行氏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以聚斂爲良。譬猶鞞革者。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景王四年)

劉恕曰。夫利者衆人之所趨。人主之操柄。上專之則民怨。望下瀆之則身鄙。穢厲王近榮夷公。而不知大難。幽王用虢石父。而國人皆怨。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不能不亡也。(景王四年)

晉藏寶臺災。三日三夜而止。公子晏束帛而賀。平公悖然作色曰。夫火燒國之重寶。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賀何也。晏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困庾。商賈藏于筭匱。今百姓乏絕而收大半之賦。是以天火燒之。昔桀賦歛無度。殘賊海內。故湯誅之。皇天降災。乃君之福也。公曰。自今已後。請藏于百姓。(景王十三年)

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封。上計。其入三倍。有司請賞其吏。解扁文侯曰。此無異反裘而負芻者。吾地不加廣。民不加衆。而錢布三倍。何也。解扁曰。以冬伐木。春浮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耕。暑耘。以秋收。歛惟冬。無事。乃伐林而積之。負輒而浮之。河是民不得休息也。民已弊矣。雖入三倍。將焉用之。(威烈王十八年)

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

第二章

議天下財賦不在上。即在下。人主須藏富于民。否則轉爲敵資。

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晉惠帝元康九年)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養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尙書事。彭城王勰尙書邢巒奏。以爲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苟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

專爲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己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奕棋參論理要宜如舊式卒行琛議罷禁鹽池(梁武帝天監五年)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蘇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行之(陳宣帝太建十三年)

上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唐高祖武德九年)

治中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緡上曰朕貴爲

第二章 議天下財賦不在上即在下人主須藏富于民否則轉爲敵資

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太宗貞

觀十年)

馬周上疏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疋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貞觀十一年)

以給事中杜黃裳爲江淮宣慰副使。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有鬪志。

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橈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傷。死亡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德宗興元元年)

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財之人耳。司馬光曰。善理財之人。不

財政學

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此乃桑宏羊欺漢武帝之言，史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宋神宗熙寧元年）

第三章

議貧富不均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能均則國自富。庶然均之不得其

道其弊甚大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絲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

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緩。遂寢不行。(漢成帝綏和二年)

扶風功曹馬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有必不多矣。(順帝陽嘉二年)

魏大旱。詔諸臣極言無隱。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功。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富貴之家。童妾絃衣。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裋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飢寒之本。實在于斯。愚

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于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齊武帝永明五年)

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帝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必集矣。(宋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

金世宗謂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戶部尙書鄧

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右丞伊喇履參知政事。完顏守貞曰。人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將見奢靡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爲經久法。金主然之。(光宗紹熙元年)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于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于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于外。盜

第三章

議貧富不均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能均則國自富庶然均之不得其道其弊甚大

賊窺伺于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資。不可長保。孰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宜諭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付之施行。定經制。塞兼并。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勞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理宗淳祐六年)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欽監察御史虞毖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于和糴。則楮弊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于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弊。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

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景定四年)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

甯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甯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富厚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度宗咸淳三年)

第四章 議清理財政之道設官管理之法須以簡御繁領於部臣不可多增使

額以滋弊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舍此奚據泊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怨望而成禍使天下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甯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唐玄宗天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奸吏矣。上曰善。德宗貞元三年

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曰。今國用軍須。所費浩瀚。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以侵民爲慮。皆稅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宏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帝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爲國家度長絜短。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

吏當改職者。簿領中一處節目未備。卽十年五年不與決斷。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稱罪。(宋太宗至道元年)

帝御文德殿。百官入閣。右司諫直史館孫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尙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然星拱。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爲稱首。於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改剋使額。而軍須取足。明皇北事奚契丹。南征閩羅鳳。召發旣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他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然版籍根本尙在南宮。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門。本於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

不是思國家三聖相承垂統立制宜罷三司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六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筦權山海之謂也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押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戶部尙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勾稽遺失則進無掊刻之處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真宗咸平二年)

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何上疏曰又三司掌錢刀籠天下貨財古之李悝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流雖名聚斂之臣頗負經通之略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厥後三建使額分其利權胥吏千餘官僚兼倍各爲刑獄迭下符移行之於外滋章頗甚臣權泄計局嘗與丁謂朱台符共酌三部文移之

第四章

議清理財政之道設官管理之法須以簡御繁領於部臣不可多增使額以滋弊

類可以減半。望擇近臣識治體幹敏者與三部衆官減省。(咸平三年)

判度支趙不敵言。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概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然賦入之科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散於五司。悉經於度支。稽之古人。量入爲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哉。臣因置爲都籍。會稽窠名。總爲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望付之本曹。自茲爲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遵。不唯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無所容姦。從之。(孝宗乾道四年)

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計錄。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做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舉帳司。總天下帳狀。

以戶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視爲文具。請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考，不致失陷。從之。(淳熙二年)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日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匹，不止兩匹。自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爲出，歲攷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得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帝曰：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倣而行之。(淳熙四年)

帝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

第四章

議清理財政之道，設官管理之法，須以簡御繁，領於部臣，不可多增使額，以滋弊。

尙清談以論財爲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不足。至變更鹽法浸及富商。朕奉親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先是帝以諸路財賦浩煩。令兩侍郎分路管認。王佐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淳熙十年)

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瑪特綜理財用立尙書省三載併入中書。其後僧格用事復立尙書省事。敗又併入中書。粵自大德五年以來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頃又聞爲綜理財用立尙書省如是則必增置所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也。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整飭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但此三臣願任其事姑聽其行。(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第五章

議水利最有益於財政且可備邊通運及西北各河之經歷疏浚之方

司冀哀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哀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漑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晉武帝咸甯四年)

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明疏導之策者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帝從之(宋太

第五章

議水利最有益於財政且可備邊通運及西北各河之經歷疏浚之方畧黃河之流域牧地之肥瘠

祖開寶五年

(36)

代

議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邊人蓄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今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牴。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帝覽而嘉之。(太宗端拱元年)

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洛。如夏書過潒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

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經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御邊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攷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

第五章

肥瘠 議水利最有益於財政且可備邊通運及西北各河之經歷疏浚之方畧黃河之流域牧地之

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舍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兗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北。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棗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間。是授勝地於契丹。借敵兵爲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沱。滹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書並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史館。從之。(真宗

判大名府賈昌朝言自九河盡滅獨存漯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旁尤甚凡九載乃塞之景佑初潰於橫壠出至平原分金赤淤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闕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城抵乾甯軍南達於海今橫壠故水尚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湮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決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爲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契丹取財用以潰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橫壠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况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師外限戎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旁流散出甚至有可涉之處欲救其弊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案橫壠以東至鄆濮間隄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鄆州東界謹繪漯

第五章

議水利最有益於財政且可備邊通運及西北各河之經歷疏浚之方畧黃河之流域牧地之肥瘠

川橫壠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下留省。詔翰林學士郭勸人內。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仁宗慶歷八年)

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靈。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以今攷之。或陷沒蕃戎。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荒山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臣往年奉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路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吳奎等請如修奏。(嘉祐五年)

元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元主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水以通舟。歲可省僱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

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古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可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元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守。敬請先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洺等處漳滏澧河達水。以溉民田。並從之。(理宗景定三年)

命達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達實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

第五章

肥瘠 議水利最有益於財政且可備邊通運及西北各河之經歷疏浚之方畧黃河之流域牧地之

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諤博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齊必勒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伊爾瑪布謨喇其山最高譯言騰格爾哈達卽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崑崙以西山皆不穹峻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德州地名筆齊里始有州治官府又四五日至積石卽禹貢之積石也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

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第六章 議糴糶輕則病民重則病末及青苗之害備荒之策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見矣。故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

(周敬王二十九年)

上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唐太宗貞觀二年)
是歲最爲豐稔。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

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曰。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德宗貞元三年)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賈妻鬻子。止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候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

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勅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僖宗乾符元年)

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尙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百姓亦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亦衆。佛老塞外。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日。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他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歛。厚下。鹽鐵判官歙人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于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

在內。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宋仁宗天聖元年)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于府庫財帛皆出于民。如之饑年艱食如此。願下各有司。取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于行師之時不擾于下。今橫爲墮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于租稅外復有入糴。計東南數路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至于造舟之費及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自言三十人自漳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尙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銷冗吏禁游惰減工作。

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明道二年)

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豪姓蓄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于穰歲。百姓困于凶年。蓋緣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縣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饑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無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同上)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被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于商賈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革去三百萬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瀆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減價。以

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于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糴糧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公事以向爲之行並邊見錢和糴法(至和二年)

始張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御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欲施行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嘉祐元年)

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歛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斗

斛遇貴。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前斛。就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令隨稅輸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牧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糴。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令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頭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儲量。留給老疾病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從之。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

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漢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于民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與之議廣淵請施之河北安石遂決意行之次第及于諸路（神宗熙寧二年）

司馬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之不願固不彊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糶法以給戍卒時米斗

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矣帝曰陝西行之已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未見其利帝問坐倉糴米何如聰講者皆曰不便惠卿獨曰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誠至論也初帝用儀鑾司官孫思道言行坐倉糴米法王安石以爲善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于倉也光以爲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非通財利民之道故因問極言其害(同上)

司馬光言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糴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同上)

第六章

議糴糶輕則病民重則病末及青苗之害備荒之策

初孝宗頒朱熹社會法于天下。廣德軍官爲置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於民。至有白經者。人以熹之法不敢議。黃震曰。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由是民得免於橫取。(度宗咸淳二年)

第七章

議鹽茶稅大可補助歲入。然須上不闕額。下不病民。並官賣民賣之利。

弊

齊桓公曰。吾欲籍於臺。雉樹木六蓄。及籍於人。如何。管子曰。此隱情也。唯官山海爲可。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數也。鐵官之數。及其餘輕重。準此而行。舉臂勝事。無不服籍。(周莊王十二年)

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

運矣。法豈可數更。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彊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尙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案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闕之爲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奎臨濮人。全義七世孫也。

(宋仁宗天聖七年)

宋初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而成者曰顆鹽。淮浙蜀廣煮海井鹹而成者曰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梁鼎請官自鬻解鹽。未幾以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卽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法變貼財。而鹽則官自鬻。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選人王景上言。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太后以爲然。命盛度王隨議更其制。王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去其弊。一利也。

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沉溺之患網利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隄今皆得其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皆蹙今歲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利也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給鈔受鹽於解池而申私販鬻之禁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天聖八年)

自詔弛茶禁論者復言不便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云朝廷變更茶法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大要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是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

乏國用。望朝廷因臣言求便國惠民之策。修疏云。臣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糴。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用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乞除前令。許人獻說。詳定精當。庶不失祖宗舊制。不聽。(嘉祐五年)

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入官。官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爲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大半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於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償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剋除其半。而錢入於亭戶之手者無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畏法。以有猾胥爲之表裏。互相蒙庇。三也。請申嚴禁。戢從之。(孝宗乾道元年)

第七章

議鹽茶稅大可補助歲入。然須上不闕額。下不病民。並官賣民賣之利弊。

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糴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糴於私販一也。綱運之人非巨室則官吏載縣官之舟籍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糴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徒其權稱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民大半食私鹽故官糴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寘於驛壁私販猾吏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敷賣官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冊到數日支給甚至拋敷賣之數付之耆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卻封椿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敷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足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况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也。宜講究利害以革前弊從之。(乾道三年)

詔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十萬貫作本。知福州陳俊卿移

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歛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當時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乾道八年)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鹽之爲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丈。幸而果得鹽泉。然後募工以石鑿砌。以牛草爲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縊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內。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鹽泉。

第七章

議鹽茶稅大可補助歲入。然須上不闕額。下不病民。並官賣民賣之利弊。

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井大井損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湮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爲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舒民力詔元質與李蘩共措置條具奏聞元質又言簡州鹽額最爲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不免督責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數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淳熙四年)

復廣鹽客鈔法詔曰鹽者民食所資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爲民病朕既遣

使諭之。得其利害以歸。復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爲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鹽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爲。妄費以濟其私者。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爲民。朕有美意。并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其罷官般官賣。通行客鈔法。以黃洽爲御史中丞。自乾道五年以後。不除中丞者十四年。洽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摭拾細故。嘗奏言。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帝然之。(淳熙十年)

司農卿李椿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聚。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價。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椿又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

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值。米既爲錢。二十餘州吏祿兵須。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民愈病。而鈔亦弗售。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和糴。招糴官民俱便。(同上)

第八章

議錢法須輕重相權。因民所宜。方能信用。否則雖作於輕。物價日貴。且

有礙於鈔幣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爲母。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爲子。權。母。小。大。利。之。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竭無日矣。王弗聽。(周景王二十一年)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

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呼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收之。

(漢文帝前五年)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何尙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

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資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士卒從義恭議。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代

議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上卽位，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患之。去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武，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己既深，情僞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

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耳。議者又以爲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孝武帝孝建三年)

魏洛陽及諸州鎮所川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鑿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令所行。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爲用。貫緡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使用者。但

內外全好。雖有小大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鑿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而錢不入市。(梁武帝天監十六年)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中大通元年)

監察御史沈疇言。小錢之便于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非可行于無事之日。今當十之議。固足以紓目前。然不知

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斬之。勢不可遏。所在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人士大夫之家。曾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故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此盜賊之所由起也。伏乞速賜寢罷。(宋徽宗崇甯五年)

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商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中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故官私內外交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爲經齎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重輕之勢然也。今欲傳於內庫。并密院諸司。借支應於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僞濫害法。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僞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錢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權貨

通商鈔法（大觀四年）

高拱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望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稍通。（明穆宗隆慶四年）

第九章

議官吏擾商之害市易均輸之弊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可增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

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爲便宜者。蓋謂便于公。宜于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齊武帝永明六年)

侍御史劉琦監察御史裏行錢顛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宏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權開

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帝方惑於王安石言皆不行乃進向天章閣待制以手詔賜向然均輸法訖亦不能成(宋神宗熙甯二年)

帝問孫覺曰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葬時况載師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王安石覽之怒始

有逐覺意(熙甯三年)

帝問王安石納免行錢如何。或云提湯餅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爲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陛下治身無愧於堯舜。至於難千人疾讒說。即與堯舜實異。帝又患置官多費。安石曰。剏置官司。所以省費也。帝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曆中極少。安石曰。陛下欲足用。必先理財。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麀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熙甯七年)

中丞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遂詔罷手實法。(熙甯八年)

先是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

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民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多。囚繫督責。僅存虛數。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詔自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元豐二年)

第十章

議利臣每以致富動上聽。必有耗財大端及民窮財盡。卽節流亦無補。

故興利不如除弊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干天地之和。而水旱作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理財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自天聖

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臣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宋仁宗至和二年)

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衛尉丞畢仲游遺光書曰昔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財者無不舉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蓋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而無敢議復者矣光得書聳然後竟

如其慮。(哲宗元祐元年)

自蔡京以豐亨預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帝然其言詔蔡攸就尙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於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頗議裁省。(徽宗宣和六年)

帝謂大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帝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之。(高宗建炎三年)

權戶部侍郎王偁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爲盡善敢略陳五事一日去冗食之兵二日損有餘之祿三日收隱漏之賦四日補消毀之實五日修平準之法臣聞

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衆。冗食者衆，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惟徒費糧餉，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伙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爲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者，尙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不如委將帥自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爲措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力租課。且以萬人爲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衆，不及小官。恕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於茲，財用所出，大財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穡坐食。其隱漏租稅，暗

第十章

議利臣每以致富動上聽，必有耗財大端及民窮財盡，即節流亦無補。故興利不如除弊。

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斛。依稅限進納。凡居禪房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爲過也。自艱難以來。饒虔兩司鼓鑄。逐虧而江浙之民。巧爲有素。銷毀殘寶。習以成風。其最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明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千數錢。器成之日。卽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乞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儻有可采。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

議斷以必行。詔戶部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紹興五年)

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吏部尚書張燾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增數百。俸給賜賚。耗費不資。皆可罷。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紹興三十年)

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向來歲遣聘使。多以有用之財。博易無用之物。大率先行貨賂。厚結北使。方得與北商爲市。潛形遁迹。嘗虞彰露。間遭撓撓。復以賄免。不惟有累陛下清儉之德。亦啓敵人輕侮之心。今再通和好。尙慮將命之臣。或仍前例。有傷國體。爲害非細。詔使副嚴切覺察。如使副博易。回日令臺諫彈劾。(紹興三十二年)

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言孔子謂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於邦克儉於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成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于算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爲懷治效不難到也帝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孝宗乾道九年)

龔茂良言朝廷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爲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絕每歲告缺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郤有增收羨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爲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

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急之患。因條具以聞。帝感悟。（淳熙二年）

起浙西提點刑獄瑞安陳傅良爲吏部員外郎。傅良自太學錄去朝十四年，鬚髮盡白。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甯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甯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甯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

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遷秘書少監兼實錄編修官。嘉王府贊讀。(光宗紹熙元年)

金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請權油。歲可入銀數萬。果勒齊以用度方急。勸金主行之。高汝礪曰。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而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金主重違果勒齊意。令百官集議。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等皆以爲不可。金主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甯宗嘉定十二年)元富人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

事。任。尚。以。班。超。之。言。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理宗嘉熙三年)

帝以軍興缺饟。屢下廷議。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饟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歛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群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孝宗弘治十四年)

戶部尚書侶鍾。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資。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饟。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

第十章

議利臣每以致富動上聽必有耗財大端及民窮財盡即節流亦無補故興利不如除弊

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損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策帝命下羣臣議(弘治十五年)

時寵倖日多廩祿多耗戶部主事戴冠言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于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歸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司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

東烏石驛丞(武宗正德十年)

御史姜思睿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制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
曰懲毖愈甚頹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思睿應麟從子也（莊
烈帝崇禎四年）

第十章

議利臣每以致富動上聽必有耗財大端及民窮財盡即節流亦無補故興利不如除弊

財政學



財政學終

日憲法愈其賦額愈多日督責愈急業逾繁計官財責益重春蠶熟對子亦

教
育
學

集權資憲通史

立言部

二十 教育學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管子議體育

第一章

管子之別於前也昔者管子之於世也其志也

管子曰周管子議沈樂反憂厚味薄德

周其與管子昔者管子之言也莫善於管子

桓公將飲管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

仲出鮑叔隰朋趨及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公不與言進傅堂曰仲父不告寡

人而出何也對曰沈于樂者反于憂厚于味者薄于德公曰仲父年長寡人亦

衰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順天之道必以善終

君奈何偷乎公再拜送之(周襄王元年)

管子曰人主胥臣議質善教可入

管子曰人主胥臣議質善教可入管子曰人主胥臣議質善教可入

(1)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晉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驪而教誨之能善之乎對曰是在驪也

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何善之有公曰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襄王二十三年)

晉書何遜狐丘丈人議身貴位高祿厚二者之謹

楚孫叔敖為令尹狐丘丈人麤皮白冠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怨處之叔敖曰願聞餘教丈人曰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祿厚而施益博謹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定王三年)

蘇公孫叔敖史佚議敬儉讓咨榮譏十日齋無管仲至公拜爾夫人時魯謝三晉

晉叔向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有單子周其興乎昔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子孫必蕃後世不忘(靈王二十三年)

立言滄 獻子議免身

吳郡曹恭嚴新諫書

范宣子家老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訾而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

吾觀汝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
 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謀。于。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爲。是。必。長。者。之。由。宣。子。
 曰。可。以。免。身。(同上)

叔向議憂德之不建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叔向曰若不憂德之不
 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景
 王十七年)

宰予議夫子所欲

孔子常使宰予使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貴義尚德清素好
 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
 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無以此爲也王曰夫子
 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

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今乃知孔子之德大矣(敬王二十八年)

劉恕議有生之害莫大于自足

劉恕曰德義生于不足驕怠出于滿假自賢自伐以行爲足也矜誇陵人以功爲足也士則曰道業充矣而善日喪農則曰耕耘至矣而田疇荒工則曰技巧高矣而繩墨拙商則曰財用盈矣而資產匱有生之害莫大於足也老子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指名與貨貨可足也名不可止也君子進德而未嘗足小人志小而安乎止獨善之言不可以訓(三十年)

子思議道術之異及屈己富貴甯抗志貧賤

衛敬公嘗問子思曰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

毛無所概于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貞定王十八年)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而制於人，不若抗志以貧賤而不愧於道。」(威

烈王十八年)

子順議作之及自然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秦孝文王元年)

漢轅固議無曲學阿世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謂公孫弘曰：「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漢武帝元光五年)

琅邪王吉議養生

琅邪王吉諫昌邑王賀曰。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于以養生。豈不長哉。(昭帝元平元年)

桓譚議天道性命聖人難言

上信用讖文。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光武

帝中元元年)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傳會文致。最差貴。

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同上）

樊準議光武息馬論道孝明垂情古典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
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
徵名儒布在廊廟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
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者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諶之辭臣愚以爲宜下明詔
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
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殤帝延平元年）

范曄議道周性全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

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氏其殆庶幾乎(安帝延光元年)

郭泰議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

陳留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桓帝延熹七年)

史理氏曰人惟聖人無過其次雖賢者不能無過夫賢者之與聖人相去不過一間然一無過一有過豈聖人能使之無過而賢者有心爲過哉蓋聖人者其性情合於中故行事無過賢者或失於不及其性情已不及而欲其行事無不及不可得也故持身接物皆失於不及則過矣推而如冉

有之自畫宰予之畫寢楊子之爲我莫不由情性之不及也賢者或失於
文。其太過其性情既太過而欲其行事無太過不可得也故舉措云爲皆失於
文。其太過則過矣推而如子路之兼人文子之三思墨子之兼愛莫不由性情
其過之太過也然賢者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今人之過不及賢者
其過多矣不但不改且多方解釋百計彌縫曰無使人知我之有過也何其愚
而不哉夫子不曰人當無過而曰過勿憚改其稱顏子不曰無過而曰不貳過
何哉蓋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朝有過而爲盜蹠夕改焉不害其爲善良過之已
及知者已得而改之過之已不及知者必待人之告己也而改之顧曰無
使人知殊不知欲蓋而彌彰也人有病則必使醫者診之然後其病可愈
而曰吾無病無使醫者知也則欲其病之愈也難矣人之有過猶病之在
身也病不醫而不愈而謂過不改而可無過乎

荀爽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桓帝延熹九年）

晉裴頠議崇有

初。何宴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

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己分。則無是有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罪非無爲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也。(晉惠帝元康七年)

李充議見形與及道

王導掾李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爲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

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將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跡也凡人見形者衆及道者鮮逐跡愈篤離本愈遠故作學箴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東晉成帝咸康四年)

顏含議命性

郭璞嘗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同上)

司馬光議老莊與神仙分合

光論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

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反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

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

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智

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不可不慎哉。(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宋顧覲之議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

吏部尚書顧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孝

武帝大明二年)

齊范縝議無因果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

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齊武帝永明二年)

北魏裴延雋言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

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坐。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梁武帝天監八年)

宋蘇澄議帝王養生

上召道士蘇澄入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幸其所居。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養生之術救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

帝悅厚賜之。

(宋太祖開寶二年)

其高即王昭素議養生莫如寡欲

處士酸棗王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帝問以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語，書於屏風間，留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卒於家。(開寶三年)

陳搏議吐納養生無術可傳

帝遣使送華山隱士陳搏至中書省。宋琪等從容問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如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搏達古今，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喜，賜搏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帝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太宗雍熙元年)

真宗議孔釋異跡同道

始太宗作聖教序。帝亦繼作。又嘗著釋氏論。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跡異道同。(真宗咸平二年)

傅晁廻議命

傅晁廻嘗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景佑元年)

程灝議異端害道

程灝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灝卒。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

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神宗元豐八年)

程頤議不知學將爲富貴所移

程頤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文彥博呂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說輒相與歎曰真侍講也彥博對帝恭甚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頤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哲宗元祐元年)

高宗議由內察外以已爲逆未爲

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德道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於斯文甚

矣。爾程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樸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高宗紹興元年）

胡安國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論，極盡其苦，其苦則曰：吾之對師，公

胡安國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與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灝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

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灝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紹興七年)

張浚議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

帝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賴。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強鄰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紹興三十二年)

劉琪議明理正心立萬事之綱

劉琪嘗從容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

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孝宗乾道三年)

徐霖議志貴潔淨

御筆授徐霖宣教郎徐霖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敗則自陷於垢汙矣。(理宗淳祐七年)

元中山王議人心猶印板

元立皇子燕王珍戩為太子中山王恂輔之太子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本不差雖摹千年板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度宗咸淳九年)

明王守仁議周程二子之後惟陸氏接孟氏之傳

總督兩廣兼巡撫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資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汎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譯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注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羅欽順致書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之功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覆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格物者格其

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達。守。仁。已。歿。(明世宗嘉靖七年)

第二章 議德育

周周公議自用之淺及六謙德

周公問伯禽于其傅對曰其爲人寬而好自用以愼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

德乎。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爭者鈞之氣也。其好自用。所以窶小也。不察不聞。卽物少。至少則淺。淺者賤人之道也。彼其慎。所以淺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于天下不賤矣。然吾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僅得三人焉。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故士至汝。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周公謂伯禽曰。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彊。守之以畏者。勝。聰明徇知。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彊記。守之以淺者。益。六者謙。德利而勿利也。(周成王後元年)

周公曰。不如吾者。不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不與處。無益我也。惟賢于己者。可與處也。(同上)

郭偃議君子無不濟

郭偃曰。衆口禍福之門。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襄王七年)

年)

劉恕曰。管仲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曰。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夫富盛而廉淪。則民斯下矣。貧窶而貪。常人不學而能也。君子固窮。潔身遠利。守死善道。則異於是。鮑叔仰伯國之才。而妄其貪污之行。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同上)

叔向議比別之異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昔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亡君。別也。(景王十七年)

孔子議不逢時君子之殆

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矍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

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敬王三十六年)

又議衆攻寡貴下賤無不得

孔子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其爲人若何。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豈無道哉。欲得士也。(同上)

〔成回議行年七十恭敬以待天命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人比于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爲善者少而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恭敬以待天命。子路曰。君子哉。(同上)

曾參議孝衰于妻子

曾參有疾。謂曾元曾華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蹙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安從。至乎為官怠于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終如始也。(元王八年)

李克議貴富智勿為人惡之道

李克謂魏文侯曰。貴者賤惡之。富者貧惡之。知者愚惡之。文侯曰。三者勿惡可乎。李克曰。貴而下賤。則眾勿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知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威烈王十八年)

田子方議貧賤驕人

魏文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

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二十三年)

漢任延議爲臣之道

帝戒武威太守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馬援誡兄子書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盜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

狗者也。(建武二十五年)

崔駰戒竇憲書

崔駰以書戒竇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章帝章和二年)

華嶠議司馬遷排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之美。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謂言龔勝竟 否正直。謂言王陵汲 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謂不立 忠義傳則輕仁義。賤守節。

甚矣。(和帝永元四年)

司馬光議君子出處

臣光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闥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

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尙何聘召之有哉。(順帝永建二年)

李固與黃瓊書

李固與黃瓊書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
 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
 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引此遠謨。令衆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同上)

梁商爲子辭位書

帝以梁商少子虎賁中郎將梁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
 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鄙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殮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
 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和四年)

徐穉與郭泰書

或勸郭泰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
 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
 栖栖不遑甯處。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桓帝延熹七年)

申屠蟠議戰國處士橫議國王致爲擁篲卒有坑儒之禍

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擘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而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靈帝建甯二年)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蹶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同上)

吳立子登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衝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衝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恪子嘿。精而狠。譚叔發。辯而浮。景孝敬深而陋。慎卒以此言爲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衝所言。(魏明帝太和三年)

王昶戒子姪書

太原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

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青龍四年）

晉陸喜議出處有五等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晉武帝太康三年）

衛玠議情恕理遣

太子洗馬衛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所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懷帝永嘉六年）

趙主石勒曰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成帝咸和七年）

宋明帝議居貴之道

上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巢尚之徐爰戴法興戴明寶四人位不過執

戟權亢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日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否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宋明帝泰始七年）

唐袁誼議世家

袁利貞族孫誼爲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謂瑯琊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爲歷代佐命恥與爲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

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唐高宗開耀元年）

宋楊徽之議溫仲舒等搏擊取貴使後輩務趨競

楊徽之純厚清介，尤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宋真宗咸平二年）

張詠議事君之道

張詠嘗言事君之道：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又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至於當方面，則詠不敢辭。（大中祥符八年）

史理氏曰：世人恒以事君為難，居則曰：吾何以事君而可得君心，何以事君而可為良臣，何以事君而可致君為堯舜。故雖以子路之賢，猶問事君。

定公之貴。猶問臣事君。殊不知人能終身孝。以事親者。卽日日忠。以事君也。豈必出仕而後爲事君哉。且人有五常。曰仁義禮智信。而鮮能兼之。惟孝則五者具備。以之事天。則上帝降以之事神。則鬼神享孝者。天與神猶可事。而況君乎。古之取士。首重孝。悌次之。及其事君。人皆稱美之曰忠。後世取士。或以才。或以藝。及其事君。人皆詬病之曰不忠。吾以爲忠不足。美亦當美其孝耳。惟孝所以忠。不忠不足。詬亦當詬其不孝耳。惟不孝所以不忠。夫人事幼稚之君。指鹿爲馬者有之。構無爲有者有之。未免失於欺。事優柔之君。或面折廷諍。或封還詔書。未免失於慢。事英明之君。君以爲非。則非君以爲是。則是未免失於諂。惟孝者。其性情渾厚。厚則必不忍。欺其君。其心地恪恭。則必不忍。慢其君。其稟賦摯愛。摯則必不忍。諂其君。故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昔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遂悟莊公。使母子如初。君子謂愛其母。施及莊

公唐劉元佐之母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終身不失臣節。考叔以孝於親。思遺母以食。而得忠於鄭莊公。元佐以孝於親。不忘母之訓。而得忠於唐德宗。此二人之智。如出一人。王陵聚黨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而持二心。徐庶母爲曹操所獲。庶遂辭備詣操。陵以母使無二心於漢。忠於漢而不失孝於母。庶以母爲魏所獲。孝於母而不失忠於魏。此二人之事。又如出一轍。使考叔與元佐未能孝其母。則考叔未必能忠於鄭元佐。未必能忠於唐。使陵與庶未能孝其母。則陵未必屬漢。庶未必歸魏。此四人者。皆移孝作忠者也。若夫內則二人在堂。而盡孺慕之孝。外則天子當陽。而竭匪躬之忠。入爲孝子。出爲忠臣。愈孝則愈忠。愈忠則愈孝。此固家庭之餘慶。亦朝廷之盛事也。

帝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靜。皆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仁宗天聖四年)

孫固議以愛親心愛君則無不盡

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太皇太后及帝皆出聲泣。輟視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堯俞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惇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世以為篤論。(哲宗元祐五年)

程頤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

初程頤表請歸田里。言道大則難容。節孤則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又曰。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為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及崇福命下。頤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元祐七年)

劉奉世議唯知事君不愧

劉奉世罷。奉世爲人簡重。有法度。常曰。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罷爲眞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紹聖元年)

范純仁議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范純仁性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嘗言。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之坐隅。(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金主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皆出自然

金主與親王宰執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義。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孝宗淳熙三年

王淮議古人以射爲重

定進士習射日分。王淮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人以射爲重。後世乃廢而不講。帝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其意。所以朕舉行之。淳熙十年

元高智耀議儒家與巫醫之別

元主召西夏人高智耀入見。智耀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元

主問。儒家何如。巫醫智耀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元主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理宗淳祐十一年)

庫庫議儒足以致治

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年五十一。謚文忠。庫庫在帝左右。論思獻納。多所匡救。以重望居高位。而雅好儒士。甚於飢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甯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

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既而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政事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家貧無以為歛。帝聞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為之代償。(元順帝至正五年)

第三章 議智育

劉恕議聖人以命籠羣愚而息爭端

劉恕論曰。世之賤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賢者少。物情艱於自知。不遇則生怨懟。故知者彊。名曰命。以杜無妄之求。中人安於擯棄。俟時而不競。蓋聖人以此籠羣愚而息爭端也。夫謂之命。則有命之者安。可生而默定哉。紂據禹湯之資。不善守而亡之。民斯為下矣。其能不曰命哉。(商紀)

商商容議君子臨事懼臨衆果

畢公至殷民曰此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周之相國。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周武王元年)

周管仲議聲情生身口年

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惠王十年)

東郭垂議君子有三色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于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日之役者有倚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令役者無得相代。少頃東郭垂至。管仲曰子言伐莒者。

對曰然。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樂喜者。鐘鼓之色。愀然愁悴者。衰經之色。悻然充滿者。兵革之色。臣望君之在臺上。有兵革之色。君喙而不唞。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意諸侯之未服者。惟莒乎。臣故言之。桓公尊祿而厚禮之。公起兵伐莒。(十四年)

漁人之議

晉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其所。公問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于小澤。必有九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羅網釣射之憂。君之至此。何太遠也。公曰。善哉。出澤謂從者曰。記漁者名。漁者曰。君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則臣亦與焉。何以名為。若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矣。(襄王二十三年)

新編國策 季子三策之言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社稷山川之神及前哲令德之人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九州名山川澤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今茲海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書以爲三筮(二十七年)

醫人之言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君惑以生蠱若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文子曰何實生之對曰物莫伏于蠱蠱莫嘉于穀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文子曰君其幾乎對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景王四年)

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對曰。鵲食。狷狷食。駿。驥。驥。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駿狀似駮。馬君驂駮。馬乎。公曰。然。師曠曰。今虎爲駮。馬非爲君之德義。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而不去。公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鳳下之。對曰。東方有鳥。名曰珂。文身。朱足。憎鳥而愛狐。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君奈何。再自誣乎。

孔子操

晉趙簡子召鳴犢。舜華而任之。以政。使人聘孔子。孔子行及河。聞殺鳴犢。舜華。回輿而還。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爲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鷂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剽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于衛。復行如陳。(敬王二十八年)

寶華議人化

簡子歎曰。雀雉。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寶華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三十二年)

孔子丘陵操

孔子不求仕。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剝施其阪。仁道有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霑潺湲。(三十六年)

孔子與子夏議書之理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于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于夫子者。不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

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而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同上)

子貢議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病者

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雜也對曰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病者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是以來者不止也(同上)

常樅以柔剛爲遺教

常樅有疾老子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張其口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以其柔齒以其剛樅曰天下之事盡矣無以復語子(同上)

論理學

子貢議夫子子產之別

魯季康子問子貢曰。昔子產死。鄭人捨珠珮。琴瑟不御。牧童不歌。巷哭三日。孔子死。魯人不能如是何也。對曰。子產之于夫子。如浸水之于天。雨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故人愛之。天雨降物。無不生物。豈有謝于天乎。(四十一年)

子思議雜習之害

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繇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繇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上名白。子思子也。(威烈王十八年)

揚子議儀秦鳳鳴鸞翰

張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游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

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惡足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鸞翰也。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才乎？才乎？非吾徒之才也。（根王五平）

公孫龍議臧三耳

趙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辨。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衛，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以爲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

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終必受誣。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爲也。座皆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絕。(十七年)

漢劉歆議九家之術

劉歆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蓋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

之支葉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申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漢成帝綏和

二年）

沙門議修煉精神以至為佛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至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歸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明帝永平八年）

桓譚議揚子必傳

王邑嚴尤聞揚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

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王莽天鳳五年)

魏虞喜議費禕之寬簡，元遜之疏忽，可爲世鑒。

吳召諸葛恪於武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忘秋實之甘口也。昔

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其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甯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甯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后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梅陶議陶侃用法得法外意

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之意。(晉成帝咸和九年)

晉范甯議王弼何晏罪甚桀紂

范甯好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

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晉穆帝升平五年)

宋徐積議功才須將以德

徐積嘗語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宋神宗元豐八年)

畢仲游議抱石救溺

蘇軾在翰林頗以言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獨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哲宗元祐二年)

高宗議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帝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跡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欲以此為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之言帝然之(高宗紹興元年)

高宗議飛昇長生之不確

帝謂宰執曰賀允中嘗於經筵問朕所好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然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代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紹興二十八年)

孝宗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

劉琪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謂太祖實錄或云多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

才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為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帝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珙曰：史官以學識為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怯懦疑忌？帝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孝宗乾道三年）

年）又議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須有用乃可。

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有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須有用乃可耳。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踰年乃拜命。（乾道九年）

元博果密議人與天地為參

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帝夜召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

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元始祖至元三十年）

西僧丹巴議佛法如燈籠

皇太子德壽薨皇后遣人問西僧丹巴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甯不能延其壽也對曰佛法如燈籠風雨至則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也一時稱其敏給（成帝大德九年）

吳澄議善惡異報

作佛事命僧八百人及唱優百戲導帝師游京城先是英宗在上都使左丞蘇蘇召翰林吳澄撰金字藏經序澄曰主上寫經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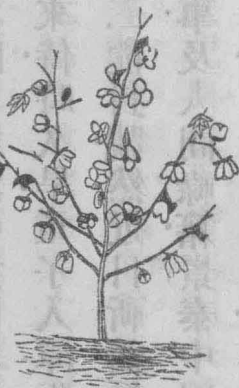
所未知。蓋福祿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南皮之變。事得寢。及帝卽位。佛事益盛。(泰定帝泰定元年)

明周洪謨議釋教三身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正祀典。疏下禮部。周洪謨等言。釋迦牟尼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國。宗其教者。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真身爲三。旣已誕。妄道家以老子爲師。又設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天上道君二像。而老子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而又失之者也。自今宜罷齋醮祭告。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乃北極五星。設像祭告。雷聲普化天尊。道家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之日。遣

官詣顯靈宮致祭。夫南郊有星辰壇，風雲雷雨山川壇，亦有秋報，則此祭當罷。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真君漢張道陵非祀典，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有僧名盧，寓西山，有二童子來侍，時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感應禪師。宣德中建寺，加二龍封號，然近日祈禱無驗，皆宜罷。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道家謂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北極佑聖真君，乃元武七宿圖志以爲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此道家附會之說，宜遵洪武間例。三九月用素羞致祭，餘皆停免。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以崇恩姓薩，名堅，從林靈素輩學法有驗，隆恩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傳符法，每年換袍服費不資，宜罷免。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閩縣靈濟宮祀徐溫子知證，知諤，文皇帝嘗弗豫，禱神輒應，立廟京師，加封真君，後累加爲上帝，朔望

令節遣官祀及時薦新四時換袍服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闕元君卽二徐父母及其配皆宜削號罷祀東嶽泰山之神廟在泰安州又南郊及山川壇有合祭今朝陽門外有廟祭實爲煩瀆京師都城隍之神以五月十一日爲誕辰夫城隍非人鬼安有誕辰祀之非宜皆當罷免議上命修建齋醮遣官祭告並東嶽真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真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號仍舊封餘如所議行之(明孝宗弘治元年)



教育學終

兵
政
學

集權資憲通史

代議部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兵政學

第一章

議兵備不修則無尙武精神然弛兵於下須防太阿倒持故修兵備

須得居重馭輕之勢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1)

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今我小國侯也。處大國之間。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于魯。(周靈王十年)

公孫弘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篋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化

第一章

議兵備不修則無尙武精神然弛兵於下須防太阿倒持故修兵備須得居重馭輕之勢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以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引。引詘服焉。(漢武帝元朔五年)

陸贄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儻有賊臣暗寇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唐德宗建中四年)

杜牧作書名曰罪言。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忘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刑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高宗儀鳳二年)

遼聖宗獵於平地松林。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蹶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遼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

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踵酪。挽彊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不煩。挽運以是制勝。所向無前。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奉太后命戒不能改。(宋太宗至道三年)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爲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書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傳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教也。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榦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漢高懲暴秦郡縣之失。封建其子弟。及七國勢彊。文景乃行削奪。唐德宗乘安史厭兵。遂有貞元姑息之政。憲宗觀齊蔡巨猾。遂有元和討賊之議。蓋見幾而作。爲社稷遠圖。疾若轉規。不可膠柱。

今江淮諸郡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甲仗不完二也。兵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行神斷。參之廟算。如且因而修治。不欲張皇。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戶衆寡。城池大小。竝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侮禦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疏奏。帝嘉納之。(真宗咸平三年)

吏部員外郎廖綱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加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高宗紹興元年)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忌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

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陳壽曰。關羽張飛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魏文帝黃初二年)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梁武帝大通元年)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

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士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隋文帝元年)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珍寶。爲有司所劾。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曰。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勞忘過。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上乃釋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忘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忌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闔。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代。爲。將。也。(高宗儀鳳二年)

元忠奏曰。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曩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土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

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同上)

時兩河用兵久不決。陸贄以兵窮民困，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清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德宗建中四年)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土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怠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天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武宗會昌三年)

蕭達蘭留意人才。時耶律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下。答曰。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簡練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之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而謀小。避彊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元以八千破苻堅。十萬休格。以伍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蘭從其言。卒能成功。(宋太宗至道二年)

初安陽陳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誅罰明而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魯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澆塉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由威魯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敵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當募土人隸本軍又籍丁民爲府兵使北面捍遼西面捍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真宗景德元年)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莫忘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鄜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約故事別舉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又曰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爲援請令邊城預定其法凡賊入寇某處爲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旂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寨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旂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者張青旂後者以緋旂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支相生支干相生相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探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

埒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又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仁宗康定元年）

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不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力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欽宗靖康元年）

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請皆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种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帝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爲多

藉武帥(高宗建炎三年)

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官管兵。而出一兵。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建炎四年)

帝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削平之後。待功臣。

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紹興三年）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寘口塲鹽稅吳仲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甯。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忌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同上)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帝聞之，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尙列屯兵，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寔隆，故有是詔。(同上)

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寔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讐，捨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持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

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割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紹興四年)帝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紹興六年)王庶辭帝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帝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紹興八年)

金主如上京。時降將酈瓊爲金人所用。知金將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

第二章

議兵之勝敗係於將將莫忌於自大不相統屬忌功不相援救及選將馭將之術並歷代將帥之得失

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遠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耶。瓊所指元帥爲宗弼也。宗弼聞之。召問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敵。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宗弼喜。以爲知言。(紹興九年)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爲神武秘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風。願下文館。重加讐正。徧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曹瑋王德用狄青之徒。爲時出乎時。金人渝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數以武事爲言。(紹興二十八年)

魯地悉定。吳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闇於知人矣。古之名將，洞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如何。然後議之。」（元順帝至正二十年）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武王將伐紂，問於太公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爲之有道乎？」對曰：「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周武王元年）

晉厲公將伐鄭，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范文子曰：「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乎？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晉人欲爭鄭。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盍姑謀睦乎？今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今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奪諸大夫田而益婦人，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幾人？戰若不勝，晉國之福也；戰若勝，其產將害大，盍無戰乎？（簡王十一年）

楚申包胥使於越，勾踐問曰：吾欲與吳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戰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敬王四十一年）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

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事父弟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

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鱒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爲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尙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兇。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僂刃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爲將之道。

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秦昭襄王五十

二年)

穎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漢文帝前十一年)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

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擒。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義。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獻帝建安二年)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尙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代

議

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之。未見萬全之勢也。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魏文帝黃初四年)

姜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

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高貴鄉公甘露二

年）

酉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謀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晉懷帝永嘉元年）

魏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

第三章

議養兵有兩宗旨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尚德化則戰無不克先兵權則有時而敗及爲將之道

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旄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梁武帝普通七年)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熟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然後能以

弱寡勝強衆

周發問太公曰。仁賢已亡。殷可伐乎。太公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折。冬冰可結。難得而易失也。(商紀)

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周顯王十六年)

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夫穰

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與。謀。兵。事。(赧王四十五年)

諸將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漢高祖三年)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

也。故策等事同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漢楚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事同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弊。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者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

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日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同上)

時曹操與袁紹相爭。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獻帝建安五年)

操欲還許。以致紹師。荀彧報書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熟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然後能以弱寡勝強衆。

也操從之。(同上)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匹夫敵耳。(建安二十四年)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暴殘。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雋從之。(東晉穆宗永和五年)

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

我疆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永和十二年)

晉攻南燕勝之秦遣使謂劉裕曰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謂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尤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安帝義熙五年)

魏主伐夏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民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

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宋文帝元嘉四年）
（按夏卒爲魏所滅）

隋欲伐周，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攻隋。梁主疑未決，會柳莊使隋還，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初，王世充侵竄建德，黎陽建德襲彼，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

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唐高祖武德三年）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武德四年）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彊弱，常以吾弱當

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同上)

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諸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諸將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唐肅宗至德二年)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判官節度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如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

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强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昭宗天祐元年)

帝屏人問康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也。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歛行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可定矣。帝大悅。(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請以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庶士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

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耳。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同上)

戶部郎中張洎奏曰。敵騎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敵人茫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嘗以一邑之衆。當敵人一國之師。既衆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它。蓋分兵之過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踞而守。仍環舊城。廣荆新寨。俾士馬便於出入。後列烽火。謹朝夕之候。選精騎爲報探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爲前軍後屏。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貝冀矣。(宋

太宗端拱二年)

知制誥田錫奏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契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凡有幾國。與之爲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契丹自亂。

第四章

議用兵必預謀。須熟知彼己及戰。又臨機應變。謀隨勢轉。然後能以弱寡勝強衆。

契丹自亂則邊鄙自甯。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如漢之成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又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則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綱紀正。委良將於外。則邊鄙安矣。(同上)

李綱等。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張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盡力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欽宗靖康元年)

岳飛初補承信郎。以戰功遷秉義郎。後奪官。至是歸張所。所曰。汝能敵幾何。飛

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
 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因。進。說。曰。
 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
 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聽。所。壯。之。借。補。武。經。郎。(高宗建炎元年)

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
 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
 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
 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
 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
 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
 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孝宗乾道六年)

黃左史理氏曰。兵者險易異形。強弱異勢。衆寡異備。至守戰之異。尤不可同年。備而語。夫守兵。己不欲用兵也。彼侵己。己禦之。不得已也。此之謂應兵。應兵。賊用者勝。戰兵。或爭憾小故。不忍憤怒。或利人土地貨寶。或恃國家之大。矜人。而民之衆。欲威敵國。此之謂縱兵。縱兵者。敗。故謀攻篇曰。知己百戰不殆。言戰兵之不可不慎也。知兵哉。孫子也。楚莊王伐陳。使人視之。還曰。城高畜多。王曰。民怨上矣。遂入陳。晉厲公伐鄭。楚救鄭。郤至曰。楚鄭相顧。莫有鬪心。不可失也。敗楚師於鄢陵。漢高伐魏。問魏將於酈。食其曰。吾無患。

乎則矣。遂定魏地。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譏其不度德量力。唐房瑄討安祿
 山。曰：賊雖多，安能當我？效古法，馬步夾攻之。敗績於陳濤斜。且夫知彼者，
 知糧道之遠近，兵力之厚薄，地勢之險易，知己者，知出師之有名與否。將
 帥能調遣與否，士卒能用命與否，必彼之所恃者，皆出於己下。己之所恃
 者，皆加於彼上。然後出於戰。楚莊知陳之民怨，晉厲知楚之無鬪心。漢高
 祖知魏之將不才，故其戰皆勝。息侯不度己之德力，唐房瑄自詡己之兵法，
 故其戰皆敗。勝敗之跡，用兵之明效大驗也。夫今之用兵者，非不知各國
 軍令嚴肅也，槍礮堅利也，鐵甲迅速也，精益求精，愈出愈奇，誠無敵之兵
 也。亦非不知己之將怠兵弱，器純餉絀不足恃也。可謂知彼知己矣。然而
 百戰而百殆，夫孫子所謂百戰不殆者，非知彼知己，卽操必勝之權也。蓋
 知彼強於己，則不與戰。己強於彼，然後戰。故百戰不殆也。今既知彼強己
 弱，猶與之戰，是以國與敵也。欲不殆難矣。雖然，此豈用兵者之過哉？勢也。

己不戰而彼戰。戰固殆。不戰亦殆。自古兵事未有若今日之棘手者也。豈知彼知己所能免兵禍哉。又豈孫子所及料哉。

第五章

議兵必不得已而後用之。勝敗爲兵家之常。如好用兵。雖勝亦危。

齊桓公曰。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請修兵。管仲曰。內奪民用。士勸于勇。亂之本也。公不聽。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以勇授祿。既而朝之爭祿。刎頸者不絕。管仲謂公曰。與其厚兵不如厚于人。(周莊王十二年)

晉宋齊秦次於城濮。陳於莘北。與楚子玉戰。楚師敗績。文公始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襄王二十年)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承敵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勝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國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

處屋。子母相哺。响响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赧王五十六年)

羊祜以疾入朝。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晉武帝咸甯四年)

帝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曹彬等未還。趙普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驍雄。往平幽薊。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爲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

所得者少。况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頒明詔。速議抽軍。(太宗雍熙三年)

張方平上書言。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也。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不無意於兵。元昊乘間竊發。延安麟府涇原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宴然。兵休事已。

而民無怨言。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陛下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察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論國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之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叛背，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則？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於是王韶作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殘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

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已也。臣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今自近歲。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疫癘。連年不解。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然而人臣進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今陛下盛意於用兵。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宅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

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其詞蓋蘇軾所爲也。帝頗爲感動。迄不能從。至永樂之敗。果如其言。(神宗元豐四年)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

不多

公曰。齊國寡甲兵。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楯一戟。小罪謫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甲兵大足。(周莊王十二年)

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沿爲河北轉副使。沿上言。本朝制兵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地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疆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當漸消滅。而疆壯悉爲精兵矣。(宋仁宗天聖六年)

侍御史知雜事何郟言。陝西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

第六章

議兵多則糜費少則堪虞最好寓兵於農否則多而不精不如精而不多

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歲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邵代精兵出戰於是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此亦省費之一端樞密使龐籍獨以其言爲是省兵之議實剏發之(皇祐元年)

有上封者論河北義勇有事則與戰陳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守城之備誠能於刑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寇至即兩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傍出掩擊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議下河北路帥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贄等上議曰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

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但當無事時。便分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有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本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嘉祐四年)初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方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

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爲不可。(英宗治平元年)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爲難知也。邊鄙之臣無他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治平二年)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彊壯以備戍守。熙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臯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衍，人馬驍勇。今旣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并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

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即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神宗元豐四年)

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願往何州居。止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南侵。多驅兩河之民。列之陳行。號爲簽軍。被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爲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俟其南侵。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况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陳。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高宗建炎四年)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部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旣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同上)

國子司業劉燾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鬪戰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聯以什伍。教以擊刺。或鄉爲一團。里爲

(宣宗嘉定五年)

一社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
金主以元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昔比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
學士承旨圖克坦鎬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
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
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哈
勒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民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
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衣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撫循教戰漸圖
恢復宣徽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
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各
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廷臣多用光祖議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書曰中原
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可爲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嘉定十二年)

史理氏曰。兵者國之爪牙。以防不虞者也。食者國之根柢。以固人心者也。根柢固則爪牙強。兵有戎馬千羣。甲士數十萬。而無食。則與無兵同。食有千斯倉。萬斯箱。而無兵。則爲寇齎糧。徒爲他人之資耳。故先王寓兵於農。食與兵合爲一。其無事也。負耒耜以致力南畝。自爲餬口計。則爲農。及其有事也。執干戈以敵愾。疆場自爲保身家計。則爲兵。惟其爲己餬口也。故耕耘穫藏。櫛風沐雨。手足胼胝。而不稍怨。惟其爲己保身家也。故致其果毅。惟恐居後。至死不退。此所以足食足兵。而無敵天下也。噫。今天下兵與農析爲二矣。夫兵之飢寒。無關農夫也。乃農夫終歲勞苦。除貢賦稅給軍饟外。僅得餬口而已。而兵則坐而得食也。故農夫怠農之疾。苦無與於兵也。乃兵則以骨肉與刀刃相搏。生死未可知耳。而農則可保其身家也。故兵不進。雖然農苟足以供兵之食。則兵即爲之禦患難。亦無怨也。兵苟能

爲民禦患難。民即爲之力耕種。亦無辭也。無如農爲吏胥乾沒。民窮財盡。而兵之食不能供矣。兵爲將領。侵削枵腹待斃。而民之患難不能禦矣。是食不足由吏胥。兵不足由將領。無惑乎民有菜色也。無怪乎兵甲數十萬。而不得一卒之用也。今欲足食足兵。惟有合兵與農爲一。欲合兵與農爲一。未有若屯田之善者也。西北諸行省荒地甚衆。或使防軍或招游民墾種之。籽種農具口糧皆爲之具。老幼男女器物財用皆實其中。以古耦耕法行之。二人爲耦。治田十畝。凡千六百人。治田八千畝。擇賢嗇夫一人以董教之。復選其強壯給以器械。教之擊刺。平日則督其耕種。以收一樹百穫之利。暇則增修堡壘。堅壁清野。以爲守戰之備。姦民歸誠則收羅之。將寇賊均化爲屯卒。即有寇矣。衆志成城。有進無退。賊有不斃者乎。豈患兵食之不足哉。雖然亦顧其行之何如耳。昔湯武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王天下。此屯田之濫觴也。齊桓用

兵政學

管子言作內政以寓軍令故霸諸侯此屯田之幾兆也趙充國屯湟中棗祇屯許昌鄧艾屯淮南積穀養士卒破衆賊此屯田之效驗也夫屯田濫觴於湯武幾兆於齊桓效驗於趙充國棗祇鄧艾行之一郡一邑則可如趙充國棗祇鄧艾之破賊行之一行省則可如齊桓之霸行之天下則可如湯武之王豈曰小補云哉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歷代備邊擴境之勝敗卽係於佔形

勢之優劣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潁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陸登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

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勸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除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

(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矣。

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可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

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後周世宗顯德二年)

先是賀令圖與其父懷浦及薛繼昭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始有北伐意詔議親征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臣愚以爲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衝衛或暫駐鑿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敵兵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曳裾之懇功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宋太宗雍熙三年)

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備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

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才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爲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攔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益營築。爲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岸俟。鎮戎遂爲孤壘矣。其二渭州龍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緜多。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備禦。其二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爲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裏控扼之會。其張邨直八州路。宜營作關柵。或

斷爲塹。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仁宗慶曆三年)

喻汝礪曰。近聞遷都之議。始以爲汴都天下根本。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亮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溫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竭然一方安足以當其彊。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高宗建炎元年)

衛膚敏在維揚。數爲帝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帝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以不扼險以爲屯戍。兵也。今敵騎近在淮壩。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

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士人得出力以自効。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建炎三年)

和州防禦使馬擴上言。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以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然後悔其已晚。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同上)

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爲攘卻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入越。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遣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爲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固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高宗紹興元年)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尚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

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兵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搗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賊并力南下。今敵使旣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帝納之。(紹興二年)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劉豫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豫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勞。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召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其邀擊。絕其糧道。豫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

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兵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意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劉豫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俊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俊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俊召入，綱因以奏疏附進。帝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紹興四年）

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將致敵擒。陳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陳者戰貴，設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擊之虞，卽非善戰者，願明詔

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紹興五年)

張俊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

機會。帝許之。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尙多。俊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穀澠。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而論者多以前後空闕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以安乎。俊旣白於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深以爲然。(同上)

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帝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俊曰。昔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必堅。帝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碁。布置大勢。旣當自有必勝之理。(紹興六年)

帝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以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

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帝所料。(紹興十一年)

劉子羽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其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爲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江南剽悍可用。請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爲聲援。論募兵請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紹興十五年)

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爲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詞厚惠。可以啗賊。不知陷彼歛兵之計。或謂歛師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

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遏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募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

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闡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仍令知池州。(理宗寶慶三年)

權工部侍郎趙范入見。帝問曰。近日何者爲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緩急。獎廉退去姦邪。此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急務也。大農課額。大虧於昔。要必有由。至於兵之未強。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禦之矣。帝問元議和事。范曰。爲羈縻之策。則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此近事之可鑒者。帝曰。和豈可恃耶。詔趙葵措置沿邊備禦。緩急調遣。並聽便宜。(理宗紹定六年)

詔宰執曰。近聞北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爲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欲攫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於

兩淮沿江各令立一項游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若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偏師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北騎奔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北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爲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之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淳祐十二年)

蘭溪處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聞者以爲迂闊然履祥所叙海舶經由之郡縣以及巨洋別隴難易遠近後驗之無或爽者(度宗咸淳六年)

元張宏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者相繼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速斃之道也

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宏範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同上)

盪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臣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據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於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旣克江州。足蔽全吳。况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召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

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曹公李泌欲先襲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決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聚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

之納款。誘令張杲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猾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協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攻其兵。權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吳國公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元順帝至正二十年)

吳王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王嘗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

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至正二十五年)

第七章

議用兵有地理形勢方能得利歷代備邊擴境之勝敗即係於佔形勢之優劣

兵政學終



國

際

學

集權資憲通史

代議部

國際學

吳縣曹恭翊滌新編纂

第一章

議外族未服前備邊之策

集 權 資 憲 通 史 (1)

穎川鼂錯言兵事曰。臣聞大小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也。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第一章

議外族未服前備邊之策

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將約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火。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而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器具，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各予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又言曰：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

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漢文帝前十一年)

鄧騭欲棄涼州。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

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捲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禹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禹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安帝永初四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命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甯。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靈帝建甯元年)

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近跡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一俟其來。

整甲繕兵。一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岷之南。一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地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人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輛。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箭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較矣。(建甯二十二年)

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代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勳。勳上言。元友稱虜

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僉荒遠人。多干圖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兵。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史言劉劭諳識邊情

(晉武帝泰始四年)

第二章 議外族已服後羈縻之術及所以能羈縻之故

北匈奴遣使貢馬。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從之。

(漢明帝永平十八年)

班超久在絕域。以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和帝永元十四年)

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果反。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討之。(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魏主徵陸侯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

第三章 議外族與國民雜處之害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沙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瑋。則建珠厓。七郡感菫。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

衆分弱。無所統之。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

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傍達。攘胡走越。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安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旣折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

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闕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甯息。而欲以疲瘁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仇。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

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食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引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

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晉惠帝元康九年)

烏垣獨孤部鮮卑沒弈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穆帝升平四年)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

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氍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上不從，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第四章

議不可疲中國以遠征外族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天子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曰：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輿，輻輳而踰嶺，控舟而入水，林中

多蝮蛇猛獸。夏日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前時南越王反。陛下先臣將軍。閉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今天暑多雨。未戰而疾死者過半。秦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謫戍以備之。於是山東之難始興。臣安竊恐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卽縱殺郢王。乃詔立繇君丑爲越繇王。餘善爲東越王。

(漢武帝建武六年)

臨菑人主父偃上書闕下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

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治·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元·朔·元·年)

匈奴以車師地肥美。近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上欲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憾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宣帝元康元年)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碩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

之數月乃罷。武帝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竄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

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天子寤焉。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哀帝建平四年)

是時出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螽蟴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

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貞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王莽始建國三年)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

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章帝章和二年)

楊終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先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主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建初元年)

太后欲從南單于擊北匈奴。尙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照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

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御史魯恭上疏曰。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建初二十七年)

帝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

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腹胸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忽平城之恥。呂布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可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吁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以不備而歸者。雖得越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

爲庶人(靈帝熹平六年)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唐太宗貞觀四年)

戶部侍郎唐胄言。安南之事。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文皇帝旣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

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股。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元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纍纍奉表牋。具方物。歛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饟。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孟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章下兵部。亦以爲然。命俟勘官還更議。

十五年)

第五章

議外族之所以常勝中國由於政體風俗之不同

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漢文帝六年)

匈奴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同上)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窰。于窰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古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其去蜀不遠矣。(武帝元狩

元年)

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綸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食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

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沙西王。（安帝隆安五年）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唐高宗咸亨元年）

毗伽可汗欲築城，並欲立寺觀，曠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可汗乃止。（玄宗開元四年）

第六章

議使臣之體不可屈辱亦不可傲慢及據約磋商之道

第六章

議使臣之體不可屈辱亦不可傲慢及據約磋商之道

魏遣王清石來聘。謂曰：凡使人以和爲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也。(晉惠帝建武元年)

帝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於外域。馮道趙瑩且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洒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一國之歡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爲愠也。及道回，有詩曰：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鄴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帝然之。(宋太宗雍熙二年)

元昊復遣呂僊如定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凡十一事。其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歐陽修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待元昊所遣來人，臣竊謂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彊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

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過。加。厚。禮。先。爲。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待。之。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御。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仁宗慶曆三年)

是。秋。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疆。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今。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

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爲先。況其議未必可成，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盛，遂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彊，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然不能從。(英宗治平元年)

自遼人以伐夏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預備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遐逸，而西北二邊頻歲爲患，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以致此乎？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不能折衝樽俎，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匱膏血以奉外敵，此有識之士所爲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西式爲名，卽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遼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

我助干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肆
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
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
大敗矣。(仁宗皇祐元年)

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
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臣
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妄殺彼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
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栽之類。正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
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
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
精彊。然後奉辭以討。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英宗治平

二年)

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通好北敵。凡八十年。近歲以來。生齒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奏言。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言。朝廷諸邊用兵。遠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彼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爲界。緣慶厯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若萌犯順之心。當預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公亮言。嘉祐間。夏國忘認。同家堡爲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始求帖服。今待遼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擾。控制之術。無令倒持。帝召劉忱。呂大忠與

執政議之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帝默然。忱與大忠堅執不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還。三司許大忠終制。（神宗熙寧七年）

先是遼欲過鴨綠江為界，高麗上表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我疆。我理又云：歸汶陽之舊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袖，忭舞昌辰。其參知政事朴寅亮之詞也。遼主善之，遂寢其議。（哲宗紹聖二年）

第七章

議敵國之謀人國每以和為藉詞能戰方能和然攘外之道不在和戰

在德業

時二邊少靖而西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為不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制勝一奇也。其後夏人自

第七章

議敵國之謀人國每以和為藉詞能戰方能和然攘外之道不在和戰在德業

相攜貳來修貢。悉如憲言。(宋哲宗元祐二年)

金使李永壽王翊入。永壽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西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戒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實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高宗紹興三年)

秦檜招魏玘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玘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玘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紹興八年)

樞密副史王庶自淮西還。行在上。疏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待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行造金醖。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

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赴關。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蹂踐。幾徧血人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同上)

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達蘭之捷。仁宗非慶厯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彌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同上)

王庶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情。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用兵爲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十三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

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陰謀敗露。杞楨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忘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便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或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同上)

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俟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求直言。浚慮金數年間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金可信。

蕩然莫之爲備。沈該萬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爲帝終言之。乃復奏曰。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參於富貴。分別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爲身謀。而不爲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啟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臣願陛下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萬俟高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湯鵬舉。卽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復能爲國家長慮。徒以閑居日久。以冀復用。議者以爲前此權臣。嘗被其薦。故雖致人言。猶竄近地。况浚近得旨歸葬於蜀。尙堅異議。以唱率遠。

方之人。慮或生患。望屏之遠方。以爲臣下不忠之戒。故有是命。(紹興二十六年)

召朱熹至。對於垂拱殿。言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先務之急。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孝宗隆興元年)

兵部侍郎胡銓上書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諫議和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之不可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請爲陛下極言之。眞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契丹講和。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李沆之言。可弔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

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大臣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渝盟。遂下親征之詔。金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卒有前年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矣。可弔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之憂。今必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肯已。必起釁端。可弔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奉金人。迄府庫無旬月之儲。千卮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今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可弔六也。今日養兵之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正旦生辰之使。正旦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金人慢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強敵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可弔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弔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尙可得乎。可弔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陛下毅然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孝宗隆興二年)

太學正興國王質上疏曰。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陳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張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惡有不定哉。帝心以其言爲然而忌者共排之。以爲年少好異。遂罷去。(同上)

金主欲與元議和。遣使報之。詔百官議於尙書省。時握兵者皆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議。張行信上言曰。和之與戰。本是二事。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

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案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艱。芻糧益竭。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自守。以待敵哉。宜及士馬尙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嘉定六年

金人來告遷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真以元侵凌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元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元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城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乘敵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

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繪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尙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議罷歲幣淮西轉運使喬行簡上書丞相曰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我之讐也今吾之蔽也宜姑與幣使得拒元議不決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蠟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制置使董居誼不報由是夏訛中絕嘉定七年

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眞德秀朝辭言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元及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枕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案圖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臣觀元之在今日無異昔日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

我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啟乎。從之則要索無厭。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反覆極言。帝不能用。 (同上)

金使完顏阿古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卽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陳。生獲數千人。悉資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曆亡齒寒。自然

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古岱至宋。宋不許。(理宗紹定六年)

元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於帝。詰稽留郝經之故。經久羈眞州。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

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季往來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輪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淪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冪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延數年經等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本朝骨肉睽閱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以致太平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置而不問豈天厭亂將由是以縮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蘊畜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

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夫邦交之事。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眞宗幸澶淵。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隳讎崇好。與金源再定盟誓。海陵凶虐。貫盈自斃。高宗遂與金世宗同盟。好聘往來。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啟邊釁。甯宗復與章宗同盟。好。由是觀之。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契丹與貴朝同盟。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繼好弭兵。而貴朝擯而不問。經反復思惟。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於國何損。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

第七章

議敵國之謀人國。每以和爲藉詞。能戰方能和。然攘外之道不在和。戰在德業。

塞即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挂甲淮壩。而遂安然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之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讞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是以即位之初。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亘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在經等今日之事。正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之意。無他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或欲與較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於戰。則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陳說不答。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亦非貴朝美事也。前後皆不報驛。

吏棘坦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則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景定四年)

史理氏曰。古者戎狄不通中國。後世人君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然後與戎狄戰也。及戰而不利。兵威挫。國脈蹙。聞風敗北。然後與戎狄和也。吾以爲戎狄未始不可與戰。特必彼之族類。大蔑小。強陵弱。乃輿問罪之師。征之而已。無所利。非但操必勝之權。彼且不敢抗拒。如周文王之爰。整其旅以遏徂旅。是也。戎狄未始不可與和。特必既勝狄矣。慮戰之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始出於和。然後其和可久。如周宣王之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是也。若夫戰爲爭人之地。和爲緩己之寇。宜乎其不足以馭戎也。秦始皇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伐匈奴。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而終以事胡爲弊。漢武帝數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東并朝鮮。西取甘涼。南辟

交趾珠崖。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皆招徠之。而天下危若綴旒。隋煬帝擊高麗。三駕遼左。而萬姓怨苦。以亡。此三君之馭戎。如出一人。唐吐蕃遣使卑辭厚禮。以求和。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德宗許而與盟。而吐蕃乃伏精兵數萬。以劫盟。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宋欽宗許割三鎮之地。以畀金人。去北未逾年。而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此二君之馭戎。又如出一轍。夫自古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極力以攘戎者。莫如漢武等。邀必與。索必償。忍辱含恥。黽以和戎者。莫如宋欽等。然漢武不免疲敝。宋欽卒至敗亡。然則今欲以戰馭戎者。是爲秦始皇。爲漢武帝。爲隋煬帝也。欲以和馭戎者。是爲唐德宗。爲宋欽宗也。豈非無馭戎之策邪。抑豈果無馭戎之策也哉。今夫人之病。或在四肢。或在心腹。醫者但治其四肢。心腹其病不可瘡也。必治其病之所由來之處。然後其病可瘡。戎狄猾夏國之四肢病也。內政不修。受四肢病之處也。誠能

治其受病之處。戎狄庶幾可理。歟。

又曰。歐洲霸權循環遞嬗。自英而法。法而德。德而俄。日。英製器興商。富甲天下。遂霸歐洲。法皇拿破崙第一興。欲席捲天下。滅德意志諸邦。用兵無敵。遂霸歐洲。德受創於法。興學強兵。敗法爲城下盟。遂霸歐洲。今俄守彼得遺訓。陷他國以供己國犧牲。日本明治以來。百度維新。雄視東西。洋然則歐洲霸權其在俄日乎。已霸者欲保境自守。未霸者欲擴地稱雄。今強國雖衆。而外交家所宜防禦者。俄日而已。迺言外交者。輒曰。中國宜聯俄。聯日。夫必利害均而後可以聯盟。今英日同盟。俄法同盟。德義奧同盟。英日何以同盟。蓋俄若逞志東方。則英商務廢。日霸權替。其害同也。故同盟。俄法何以同盟。蓋俄聯法。則由歐達亞。有屯煤地。法聯俄。德不敢尋仇。欺法。均有利也。故同盟。德義奧何以同盟。蓋三國皆閉關自守。旁觀勝敗。形勢同也。故同盟。吾中國若聯日。則日勝俄。中必隱并於日。若聯俄。則尤不

可甲午之役。俄聯德法。脅日退遼東。然未幾借我膠州澳。避凍。又索我旅順。大連灣。庚子之變。隱與我親。欲割我東三省。各國干預而止。然則今之外交。與中國同利害者。惟英美乎。俄縱橫於中亞細亞。進兵窺印度。英之慮。俄窺印度。猶中國慮俄窺朝鮮也。故中國莫如離英日之盟。聯中英之盟。若或聯俄。或聯日。則外交之政策。未有繆於此者也。且中國外交之繆。非一日矣。俄日相忌。莫敢先發。變其蠶食鯨吞。詐爲撫弱擯強。皆曰保全中國。俄日既不得中國土地。又挾其詐僞之保全。而索約外之利益。英法德各國。持均霑之說。紛至沓來。而吾中國信爲誠然。以保全爲可恃。噫。兩虎相鬪。卞莊子刺之。鷸蚌相持。漁人獲之。夫虎可噬人。鷸可飛。蚌可潛。使虎不相鬪。則卞莊子一虎未必得刺。況二乎。鷸蚌不相持。則漁人蚌不可獲。況鷸乎。惟其相鬪相持。故莊子漁人乘隙而得利。今強國不欲先與中國持鬪者。非愛中國。恐莊子漁人乘其後也。此正中國勵精圖治。變法自

固。獨。強。刻。不。可。緩。之。際。也。乃。恃。其。保。全。以。爲。無。慮。是。猶。虎。與。鷓。蚌。恃。莊。子。漁。人。無。如。何。而。輕。之。則。其。終。必。致。兩。虎。相。鬪。鷓。蚌。相。持。而。刺。獲。於。莊。子。漁。人。矣。

第七章

議敵國之謀人國每以和爲藉詞能戰方能和然攘外之道不在和戰在德業

